

年

卷

期

1

3

第

第

新 人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第三號

第一卷



上海四馬路中市泰東圖書局發行

通 訊 處

上海孟納拉富康里四八四

新 人 月 刊 社

民國日報

社址在上海河南路第十二號十三號。 每天出四大張，每星期附送星期評論一份。 報費全年大洋九元，半年五元，三個月三元，歐美全年十六元，半年九元。 學生勞動團體定閱，報費可以減到最低限度。 這個報是文化運動的前驅者。 他們社裏的人，有是蠟蟲變成的，不顧自家艱苦，去熬油做燭，將黑暗的世界，照得通明。 有是蠶蟲變成的，不管自家辛勞，去吐絲織錦，使寒冷的天氣，化做溫和。 看報的人，如果不看民國日報，就是負他們的苦心，——也就是不交有「社會的良心」的朋友，——我們願意大家都來看。

新 人 叢 書

新 人 社 編 譯

- | | | | | |
|-----|----------|---------------|--------|---------|
| 第一種 | 貧乏論 冊一 | 河上肇著
李鳳亭譯 | 定價二角 | 七月二十出版 |
| 第二種 | 懺悔錄 冊二 | 托爾斯泰著
王靖譯 | 定價八角 | 七月三十出版 |
| 第三種 | 娼妓論 冊一 | 王無爲著 | 定價二角五分 | 七月三十出版 |
| 第四種 | 兩性問題 冊二 | 托爾斯泰著
王靖譯 | 定價七角 | 九月一日出版 |
| 第五種 | 黑暗之光 冊一 | 托爾斯泰著
鄧演存譯 | 定價七角 | 十一月二十出版 |
| 第六種 | 和平與戰爭 冊五 | 托爾斯泰著
王靖譯 | 定價三元 | 十二月一日出版 |
| 第七種 | 迴溯錄 冊二 | 托爾斯泰著
王靖譯 | 定價一元 | 十二月一日出版 |
| 第八種 | 泰谷兒詩集 | 王靖王無爲合譯 | 定價一元 | 九月十日出版 |

泰東圖書局發行

新 潮 叢 書

英 國 文 學 史
(編上)(出) (編下)(述) 著 靖 王

美 國 文 學 史
(編) 著 靜 王

希 臘 哲 學
(編) 著 靖 王

中 國 小 說 史 大 綱

(著述中)

第一編 (總論) 已出版
第二編 (上古的小說與小說家)
第三編 (中古的小說與小說家)
第四編 (近古的小說與小說家)
第五編 (現世的小說與小說家)
著 廬 靜 張

中 國 哲 學 全 史

(近世哲學編) 印刷中
上古中古近古編校訂中
著 歐 陽 振 聲

上 海 四 馬 路 一 二 四 五 號
泰 東 圖 書 局 印 行

第一卷 新 人 月 刊 第四號

文化運動批評號

要目預告

- | | |
|----------------|------|
| 文化運動的意義 | 成舍我 |
| 文化運動批評 | 吳芳吉 |
| 全國雜誌的批評 | 吳芳吉 |
| 文化運動中之倫理問題 | 王靖 |
| 採取政治手段的文化運動 | 王無爲 |
| 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 | 蔡曉舟 |
| 文化運動中之兩性問題 | 王無爲 |
|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 | 陳方 |
| 文化運動中之宗教問題 | 王無爲 |
| 文化運動與勞工 | 陶樂勤 |
| 女子問題與文化運動 | 周曉蘭 |
| 文化運動與廢娼運動 | 王無爲 |
| 各地文化運動的現狀 | 社員全體 |
| 托爾斯泰懺悔錄 | 王靖 |
| 托爾斯泰日記——兩性問題 | 王靖 |
| 可憐的人 俄國斯妥夫陶斯基著 | 王靖 |
| 無罪之人 俄國托爾斯泰著 | 演存 |
- 餘目不及備載出版期八月一號定價臨時酌定

泰東圖書局發行

新的小說

上海新潮社編輯

張靜廬先生主任

每月出一冊，每冊一角，已出四期，全年二卷，每卷六冊，預定大洋一元，特刊號不另加錢。

第一二期已再版，第三期特刊戀愛號每冊二角，

再版將罄。外埠郵費每冊加郵費二分

編輯所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上海新潮社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泰東圖書局 外埠各書局代售

新人第一卷第三號目錄

(1) 衣食住問題

無為

(2) 懺悔錄 俄國托爾斯泰著

王靖

(3) 工服—工宅

無為

(4) 衣食住產費與贏餘比例不均的危險

陶樂勤

(5) 生命歌

王靖

(6) 郎歸

陳建雷

(7) 婦女裝飾的我見

震漢

(8) 衣食住如何能平均？

純棣

(9) 通訊 十餘則

(10) 附錄 廢娼籌備會通訊錄

北京出版的

國民雜誌

都是很有價值的出版物

自第二卷起

都歸上海四馬路

上海學術研究會出版的

民鐸雜誌

泰東圖書局印行了

(二) 錄員社社人新

姓名	通訊處
鄧演存	上海中華工業專門學校
葉福綿	上海寶昌路寶康里六九號
陳建雷	浙江寧波新佛教社
陳攸序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
郭青傑	南京暨南學校
周曉蘭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
汪自新	上海民生女學
王靖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

右錄以第一字筆畫多的居首

新人社消息

社員徐益懋暑假畢業，即從事於商業。陳煇漢，畢業後，大約將赴法因浦東中學每年可助學費三百元也。杜延纘擬入北洋大學，然亦未定。葉福綿下學期將入上海中華工業專門學校。

社員周曉蘭現擔任女子運動月刊編輯主任；此刊七月二十發行創刊號。社員王靖任紅葉集編輯，以舊文字介紹新藝術，七月二十發行第一號。

新人叢書已付印者，有貧乏論，托爾斯泰懺悔錄，娼妓論，三種，此三種七月底必能出書，此外尚在譯著者有托爾斯泰筆記——兩性問題，迴溯錄，托爾斯泰臨終絕筆黑暗之光，和平與戰爭等數種，年底亦可出書，入本叢書部云。

新人社社名前因與陳建雷等所組織的新人社雷同，恐發生誤會，改名爲新人月刊社。現陳建雷所組織之新人社，已改名人學社，陳建雷又經王無爲邀約，加入本社，本社自可恢復原名；故又改新人月刊社爲新人社。

新人社編輯所，現移到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但通訊處仍設在本社。

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時，新人社開第一次聯誼會，在滬社員徐益楸，徐天恨，胡華政，陳煇漢，因事未到，孫錫麒因事遲到，其餘如周曉蘭，汪自新，陳攸序，葉福綿，陳伯熙，張智，趙南公，朱樸，杜廷纘，吳益論，大荒，王靖，鄧演存，王無爲，皆與會。尚有來賓數人，亦列席歡叙友誼。王無爲報告社務經過情形云：無爲前因感平民無發言權之痛苦，遂邀同志，組織新人社，發行新人月刊，以發表平民自由意見。月刊初發行時，社員既少，經費亦乏，辦事頗感困難。第一期擔任文字者，除無爲外，唯伯熙分負責任，餘人雖亦有襄助，但爲力甚微。至刊費則純由無爲負責，近雖有報費收入，然所損失，亦不下六七十元。第二期發行「上海淫業問題號」，無爲停止新聞記者之職務以爲之，伯熙稍爲助力，但非甚多。無爲個人所爲文近十萬，而搜羅參攷資料，訪問事實等，所費時間，尙未計也。文成，無條件歸泰東圖書局發行，出書後泰東圖書局酬書百冊，作爲義務報之用，其郵

費亦歸泰東圖書局擔任；以表面論，第二期月刊無爲僅止於出力矣；但就實際論，無爲本爲新聞記者，停止一月通訊之職務，其所損則亦不下於初期。唯無爲對此事，始終認爲吾等應爲之事，雖精神及金錢有所犧牲，亦非所恤；所深引以爲深憾者，則迹近包辦耳。至新人月刊所受之批評，則譽多於毀。「上海淫業問題號」未出版前，頗有懷疑者；出版以後，共得負責任之批評信件六，大半皆認吾等所爲，實理智之表現，間有兼毀譽者。（參閱通訊）成舍我有函，憾刊上多寫實語，然彼似未燭察書之性質。至非正式批評，譽之者有溫世霖，萬鴻圖諸人，毀之者則有陳獨秀。陳獨秀無爲固不齒其爲「人」，絕對不願接受其懸於口頭之無責任批評，今姑不問其理由；卽溫萬二君之批評，既非正式，亦無接受之方法；此則皆等諸未嘗有言，無不可也。無爲尤有欲申明者，則「良心責任」是也，無爲此次發行「上海淫業問題號」，所犧牲如彼，又不取一文編輯費，其非投機事業可知，不料欲摧之者，則竟謂爲黑幕。不知無爲而果編黑幕者，則必受書肆之大酬，且匿名而不負其責；今爲負責之發行，而又無酬報，豈無爲果一愚至此，故以人格爲無代價之發售乎！由是以觀，則此次無爲所編之「上海淫業問題號」，固已足負「良心責任」而無愧矣。再次，爲月刊文字問題，無爲今提議請諸君分工協作；其辦法，在每月刊出版前四十日，由編輯人發通告或集會徵求文字，其擔任文字者，則於每期出版前二十日交齊所擔任稿件，以便付印。誠能如此，則月刊精采，將逐漸加增，欲摧吾人之刊物者，亦徒勞而無功矣。又月刊銷路尙佳，但發行月刊之泰東圖書局，亦無利益可言。三期月刊，因擔任文字者，延不交稿，致又延期，嗣後當實踐預定期，以維持信用。月刊嗣後均歸泰東圖書局發行，趙南公自謂雖貼本不恤，

則繼續發行之經濟，當無慮。至新人叢書則尚在譯著，雖限於人錢，亦不敢不勉也。王無爲詞畢，社友頗滿意於其報告，月刊分工之提議，亦容納。唯以後如何進行一層，頗有討論。張智謂新人社既對社會負責，則當擴而充之，在各省各埠設新人社分社，使全國學生皆得爲社員，而共負改造社會之責任。王無爲謂新人社本絕對公開，唯欲全國學生皆爲社員，則恐無望。張智曰，吾非欲一蹴而幾之，乃圖漸次發展，由一人而二人，二人而四人耳。王無爲曰，此固吾人夙志，第結合匪易，將奈何？張智曰，既欲爲改造社會事業，雖不易亦當爲之，今勢非與全國學生共圖改造不可，又安得不求聯絡全國學生之法者！王無爲曰，大團體之組織，吾殊懷疑，今全國學生會會長——狄侃！在此，試問全國學生會，曾否收組織大團體之效果者！是可知團體愈大，則辦事愈難得當也。至是陳方王靖趙南公亦相繼發言，結果，多主暫不進行設立分社事宜，俟機會成熟再商。次討論月刊經費，張智謂由書局代發行，非長久之計，應籌基金，爲久遠計。王無爲問，基金如何籌？張智謂由社員分任之。王無爲曰，此事南京社員朱以書亦有提議，唯恐社員擔負重，生倦心，轉使團體精神煥散耳。衆無異議。復次，陳方提議發行週刊，王無爲贊成之，唯爲時已晚，不及討論辦法而散。

新人月刊「文化運動批評號」已擔任作文者，有周曉蘭，陳攸序，吳芳吉，蔡曉舟，王靖，成舍我，張靜廬，陳伯熙，孫錫麒，葉福綿，陳方，陳建雷，鄧演存，王無爲等十四人。周曉蘭擬題爲成都之文化運動，南京之文化運動，陳攸序擬題爲重慶之文化運動，安慶之文化運動，吳芳吉擬題爲文化運動批評，全國雜誌批評，蔡曉舟擬題爲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王靖擬題爲文化運動中之倫理問題，并譯懺悔錄及兩性問題（托氏著）成舍我擬

顯爲文化運動的意義，張靜廬擬題爲寧波之文化運動，王無爲擬題爲文化運動與佛教文化運動中之兩性問題，文化運動中之勞工問題，上海的文化運動，餘人則尙在擬題中。此外尙有朱樸、田子逸、施天牟、康季遙、德榮，皆曾表示允作文字云。

第五期決發行，「泰谷兒號」泰氏雖爲印度一詩人，而其思想則足以包羅全人類，本刊特發行專號，蓋以泰氏著作，譯本不多見，而其爲大思想家，尤爲恒人所不及知也。

最新發明的

腦胃腸病不藥自療法

腦與胃腸的病是最易犯而又最難治的病。現在有人發明一種能兼治腦胃腸病的簡法。不用藥，也不用器具，又與催眠術、精神療法不同。一經施術，就可以立起沈疴，有得心應手妙的用。這書日本人曾經譯過，現在本局又譯成華文。原定價九角五分，本局還增加了好些材料，只賣五角。凡是講求衛生的人，不可不看。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啓

新 人

新人社消息

五

新 人 社
上海新潮社 特別啟事

本社現承泰書圖書局贈「書報廉價券」三千張，凡兩社社友及預定新人或新的小說全年者，皆得函索，茲開列辦法如下：

- 一、索券須附寄郵費，作寄券之用；本埠郵費一分，外埠三分。
- 二、每人索券限五張，如為兩社社員，得索三十張，并可任意贈人。
- 三、每券購書一次，無論多少均可。
- 四、購書時須用贈券一張，連書價交至泰東圖書局，方為有效。
- 五、持券者購買由泰東圖書局發行之雜誌，如新人，新的小說，民鐸，國民，女子運動，紅葉集……等，照定價七折計算；唯預定以上各雜誌至全年者，此券無效。
- 六、持券者購買由泰東圖書局發行之書籍，及新人叢書，「新人社論」新潮叢書，「上海新潮社編」等，照定價五折計算。
- 七、券之有效時間，為一年。
- 八、券用完，得再函索。
- 九、索券向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新 人 社 贈券部索取。
- 十、如泰東圖書局出版書報，有特別聲明不適用廉價券者，此券即為無效。

衣食住問題

無爲

一、我們爲什麼要穿衣，吃飯，住房子？

「1」衣食住的目的在那裏

穿衣，吃飯，住房子，三宗事，大家都知道是人類生活裏頭，所應有的事情；這是用不着我來說的。現在我所要說的，只是「我們爲什麼要穿衣，吃飯，住房子？」因爲這件事，自從人類初生，以至于現在，簡直沒有人討論過；大家雖都知道穿衣，吃飯，住房子，是人類社會，應有的現象，却不知衣爲什麼要穿，飯爲什麼要吃，房子爲什麼要住。天天忙着穿衣，吃飯，住屋子，究竟爲什麼要這樣的忙，問誰誰也不能答覆。就是有人答覆，也是和本問題的精髓不相關。依邏輯的原理，凡人對於一件問題的本身，如沒有確定的認識，就是能做問題下的精確答案，這答案也毫無價值。現在大家天天鬧着穿衣，吃飯，住房子的問題，根本上的三個定義，穿衣做什麼？吃飯做什麼？住房子做什麼？不唯都認不清，並有還有認爲沒有定義的。這樣看來，我們就大膽說是一般人衣不曉得穿，飯不曉得吃，房子不曉得住，也不算是冒失了。做一個人，連衣都不曉得穿，飯都不曉得吃，房子都不曉得住；這人的生活價值，也就可想而知；我們所以趕緊提出這問題，來和大家討論，求得一個適當的定義，也爲着這個緣故。

但以上所述，不過是個引子，現在請繼續討論衣食住的目的。有人說：衣是抵抗寒熱用的，飯是維持細

胸運動用的，住所是供人休息用的；這些話似乎很對。然若再問他：人爲什麼要抵抗寒熱？爲什麼要維持細胞運動？爲什麼要休息？他至多不過說，這都是生活所必需沒有這個，人類便失了生活的可能。倘再問他維持生活的目的在那裏，他就無話可說了。

人類生活，固然是靠衣食住來維持，但衣食住所維持的生活，只在顯而易見的地方，好像上頭或者所說的話，那麼人類的生活價值，也等于零，地球上頭決不貴有這人類。地球上頭既不貴有此人類，人類活着，豈不是累贅？既是累贅的東西，又何必用衣食住來維持他的生活呢！我們如從這一點着眼，求衣食住的定義，就知道人類的衣食住，含義決不那樣簡單，必定還有極大的目的，在那衣食住的中間了。

衣食住的中間，既還有極大的目的，那麼我們要這衣食住，當然須認識衣食住的目的。依我們的見解，地球生了人類，同時并生了許多東西，做人類衣食住的基礎，絕對不是沒有意義的；這意義極顯明，就是地球欲使人類對於地球，繼續不斷的工作，所以地球對於人類，也有繼續不斷的供給；這供給是報酬，也是地球賦予人類的生生活權。凡是握着這生活權的人，都應該努力工作，才算不白操了生活權；如果只受了生活權，却不替地球工作，那就是白做人；人不是可以白做的。倘偏要白做一個人，那就無異于飛禽走獸，「人」字的價值，也就完全消失了。——我于是斷定一個公案，說是人類要求衣食住，是要維持人類對於地球工作的能力；維持人類對於地球工作的能力，就是衣食住的目的。

「2」衣食住，是不是煤炭呢？

我在未說明衣食住是不是煤炭以前，要先說明煤炭是什麼東西？煤炭有什麼用處？依礦物學家的說法，煤炭是腐木變的，是一種有燃性的流質。依機械家的說法，普通機器，都靠着熱力衝動機能，使他做有秩序的運動，在眼前電力出產不足的時代，要維持機械的運動能力，煤炭要算是獨一無二的要素。這兩說：關於煤炭是什麼東西，煤炭有什麼用處的答案，總算做得狠簡單明瞭；我現在就依此答案，去求衣食住，與煤炭類似的交點。

依思想律慣例，凡是同一作用的東西，可以偏為一類，可以相提並挈。煤炭，是供給機械的，煤炭所發的熱力，就是機械運動的原動力，機械沒有煤炭，就失了運動的可能。衣食住，是供給人類的，衣食住所發的力，就是人類生活的原動力，人類沒有衣食住，就失了生活的可能。照思想律慣例推尋，煤炭與衣食住的作用，是相同的了。加上機械的要求煤炭，與人類的求衣食住，其情形沒有絲毫分別。在編類上列為一門，也是極其恰當；我所以用煤炭來說明衣食住的作用，也就為着這個緣故：

但煤炭與衣食住的作用，雖然相同，機械的需求煤炭，與人類的需求衣食住，情形雖也相同，我們却不能說衣食住就是煤炭。何以不能說衣食住就是煤炭呢？因為機械是與人不同的，機械的要求煤炭出於他動，人類的要求衣食住出於自動，出於他動的，沒有自由，出於自動的，有完全的自由；所以煤炭和衣食住的作用雖同，需求的情形雖也相似，我們總不能認衣食住的作用，等於作用極簡單的煤炭。

現在有些人覺得，機械靠着煤炭生活，好像人類靠着衣食住一般；那機械仰賴自他的供給，也和普通人

類，——勞工——仰賴自他的恩賜相等，便將衣食住和煤炭混爲一談，這是很不對的觀念。他所以發生這種觀念，是忘了人類個個都有自由的生活權的緣故。

「3」衣食住問題如何發生？

近世研究人類進化史的人，都說人是猿猴類變化的。在未變化以前，天生的毛，就是護身的衣；比較上軟弱的走獸或飛禽，就是養生的食；深深的山谷，密密的叢林，就是他的住所。到了進化的第一期，他知道天生的毛，有不能抵抗寒熱的時候，於是夏天就知道用大樹葉障身，使他盡抵抗暑氣的職務，冬天就知道剝其他獸皮蔽體，使他抵抗寒冷的天氣。他知道單純的肉食，不是養生的極軌，對於蔬菜的採摘，也就慢慢有了經驗。同時他又知道深深的山谷，密密的叢林，不是安全的住所，於是編茅爲瓦，植木爲椽，取石爲牆的建造住宅試驗，也就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是進化復進化，從自然的衣食住，變了簡單的人爲衣食住；又從簡單的人爲衣食住，變做複雜的人爲衣食住；人爲的衣食住，愈複雜，那衣食住的定義，就由顯明走進幽晦。于是乎穿衣不爲抵抗寒熱，吃飯不爲維持細胞運動，住房子不爲休息的現象，也就逐漸發生；人類知何穿衣，如何吃飯，如何住房子的問題，也反鬧到幾乎不得解決的地步。

人情常變，衣食住的錯誤過程，既到了終點，大家對於眼前毫無意義的衣食住，便生了懷疑心，改造衣食住的呼聲，也就逐時增高起來，什麼縮衣運動，什麼禁止高價食物運動，什麼改良住宅的運動，幾乎到處都有；從前以錦衣，玉食，華屋，爲唯一目的的人，現在既反以儉約樸素相尙，那些穿廉價衣，吃廉價飯，住廉價房屋的

人，也就露了自矜的顏色。自命是知道如何穿衣，如何吃飯，如何住房子的人。

但現社會的人對於衣食住問題，雖然有些懷疑，然而歷來錯誤的衣食住，久已積非成是，占了社會的中。心勢力，在在有些積重難返的形勢；所以改良衣食住的運動，歷來只有失敗，却沒有成過一次的功。關於這一點，我不必拿外國的現象做證據，只用就上海說上海的事情，也就有了狠切實的証物——因為從前上海的幸福會，進德會，儉德會，布衣會等等；關於儉衣儉食的運動，都曾切切實實鼓吹一番，但其結果却盡歸於失敗。自從空前絕後的歐戰發生，社會主義，逐日發達，大家於排斥奢侈的呼聲中間，得了一種教訓，知道穿衣，吃飯，住房子，只應當問能不能適應人的生活，萬不可以奢侈為本位，致衣食住失了正當意義；於是乎對於衣食住重新估定價值的呼聲，遂又乘時而起；從前喊不醒的社會，也就睜開一半的眼睛，注意到他所夢想不到的衣食住問題。

衣食住問題中間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穿衣，吃飯，住房子？』和『衣如何穿？飯如何吃？房子如何住？』兩句話。關於『我們為什麼要穿衣，吃飯，住房子？』的答案，我前頭已經說過了，至於『衣如何穿？飯如何吃？房子如何住？』的問題，我因為不願做籠統的答案，就另立一目，移歸下文討論。

二、衣如何穿？飯如何吃？房如何住？

「1」衣如何穿？

穿衣是件極容易的事，為什麼會發生問題呢？

原來穿衣在表面上，雖然是件極容易的事，穿的時候，却

非常困難；不止幾歲的小孩子，不大會穿衣，就是活到一百歲的老人家，也說不定能穿衣。所以難到如此，並不是做衣的人與穿衣的人，有意爲難；也不是穿衣的人，自己和自己爲難；更不是人類天性笨拙，不曉得穿衣；簡單明瞭說一句話，衣所以如此難穿，是受惡習慣，惡法律的影響。現在請先說明惡習慣與衣的關係：

習慣是什麼東西呢？原來習慣是社會裏頭一種的自然律，這自然律大半是基於遺傳；人類的弱點在這裏表現，人類高尚的理性也在這裏表現；每一種習慣的成立，必定有若干可以成立的理由；有受神權的支配，有受強權的支配，也有受是受真理的支配；他的原動力雖不同，然而每一習慣裏頭，至少總有幾個不容易打破的偶像，却是一致的現象。至習慣裏頭所有的偶像，在人類知識不發達的時候，多是神權，強權造成的；到了人類的智識，稍微進步一點，那神權，強權所造成的偶像，就大半被真理驅逐，由真理自占偶像的位置；不過這位真理先生，自從野蠻半開，以至於現在，總是戴了一個假面具；人類把他當祖母，他却和人類沒有感情，憑你千呼萬喚，他總不肯真個在社會現出真身；雖然也會替人類出力，驅逐了幾個神權，強權所造成的偶像，然而也沒有一次做澈底的驅逐。論起他的身分，就好像現在的民黨，口裏說革命，筆下寫革命，有時也真個做革命的事業，但做來做去，都是不澈底的革命，並不會成立一個革命的價值。

但以上所述，只是說明習慣的基礎，關於習慣的勢力，如何偉大，却不曾加以說明；現在請繼續說明習慣的勢力。習慣的勢力，是極偉大的。我是中國人，請以中國人的眼光，說明中國習慣的勢力。比如端午節的粽；爲什麼家家要做，人人要吃？說是祭屈原罷！然而有許多人都只吃粽，並不會真個祭了屈原。就再讓一

步說：這不過留個紀念，並無須乎祭，然而試問吃粽的人十個裏頭究竟有幾個是因紀念屈原沈江才來吃粽——我們僅僅舉出這麼一個例，就可以證明端午節家家做粽，人人吃粽，只是奉了習慣的命令。習慣所以能下這個極普通遍而又極有效力命令，就可見習慣的勢力，大到不可思議，我們想和這習慣抵抗，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抵抗習慣，既不是容易的事情，自然有許多人，順着習慣行走，明知習慣不好，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做那惡習的奴隸。就像穿衣這件事，無論什麼人，總不能說不是爲着——

抵抗暑氣

保存溫暖

遏止男女衝動的性慾

的三個理由：依這三個理由，求衣的構造法，在夏天當然是要——

有反射日光的作用

有透入空氣的作用

有吸收汗臭的作用

然後才適宜於夏天。在冬天當然是要——

有保存溫度的作用

新 人 衣食住問題

有抵抗寒冷空氣侵入人體的作用

然後才適宜於冬天。至於衣服的式樣，顏色，又當然要——

莊嚴

樸素

然後才不會有衝動男女性慾的危險。但歷來習慣，對於人類穿衣，所暗示的教訓，簡直都可以消滅穿衣的作用；別說關於『遏止男女衝動的性慾』這一層，絕對成了反比例，就是『抵抗暑熱』『保存溫暖』的兩個目的，也不會真正達到。人類要穿衣，原是人類的一種憾事，但在這憾事中間，求彌補的辦法，也並不十分難；如今穿衣既不爲着『遏止男女衝動的性慾』又與『抵抗暑熱』『保存溫暖』的目的不符；天天忙着穿衣，竟不知道穿衣的真正理由，究竟在那裏。一時習慣下了命令，暗示大家去穿紅衣，大家就都跟着習慣，以紅衣爲本位；又一時習慣下了命令，暗示大家去穿綠衣，大家也就都跟着習慣，着起綠衣。冬也好，夏也好，衣服的颜色，只以習尚爲轉移，並不以衛生爲原則。至於衣服的長短，和我們做事有極大關係，原應該以——

易於穿着

適應身體各部的運動

不妨礙工作

爲本位，才合穿衣的目的，但習慣却又往往不許他這樣；不是特地做穿着費時的衣服，暗裏損失寶貴的時間；

就是長短寬仄，不能稱身，不適應人身各部的運動，而又妨礙工作。我們問他，爲什麼這樣無意識穿衣；他就必定答道：『大家都是這樣穿，你教我違背習慣，這又如何可能，比如大家都認穿長衣是上等人，認穿短衣的是下等人，我們明知穿長的不如穿短的便利，但因爲受習慣的限制，却不能不穿長衣；又如穿衣只在抵抗寒熱，並不限定應該什麼材料，然而習慣上却只認市值。不認材料的真值。那一種衣料市值最昂，大家就認這市值最昂的衣料是良好的東西，絕不問這種衣料，做了衣服，在衣服的作用方面，是不是條件滿足。那一種衣料市值最廉，大家就認這市值最廉的是惡劣衣料，就是這衣料極合穿衣的原則，也就沒人過問。比如蘇織的夏布，這件衣料，在夏天穿着，本極合宜，論理是人人要穿的了；誰知當前清未造的時候，大家却以穿着夏布爲恥辱，那些市價昂貴，不合夏令衛生的絲織品，以及半絲半麻或半麻半綿的舶來品，反而盛極一時！若說不是受惡習慣的支配，又何至有這現象呢？

上頭所述各節，大半是說明穿衣的錯誤觀念；但這種穿衣的錯誤觀念，雖大半受惡習慣的支配，也有是受惡法律的影響。

法律這東西，據近世法律家的解釋，都說是「集習慣而成」，但以我個人的眼光來觀察，却不信完全如此。因爲習慣裏頭所包含的原質，大半是人類好奇，審美，模仿，遺傳，各種天性，雖有謬誤，還是普遍的謬誤；那法律却就大大不然。

我們無論什麼時候，翻開歷史一看，每當一朝代開始的時候，總有關於服制法律的制定；制定法律的人，

不是帝皇卿相，也就是所謂禮官。那些人所規定的服制，只是憑個人的意志爲定奪，什麼卿相朱紫，吏役皂青，都是穿鑿古制，傳會舊說；不止特地深劃了一個貴賤的鴻溝，並且帶些迷信的色彩。他不唯對於穿衣的作用，沒有明白，就是穿衣的時間，也並不求節省；無論如何不近人情，但凡著爲法令，便要垂諸久遠。他在重新創制的時代，既是力矯從前的習慣，又絕對不求適合普通人的心理，與衣服的實際作用；所以說法律是習慣的結晶體，這話在服裝上着眼，就不免適得其反了。

至於法律如何能使穿衣受影響，也是本文所當發揮的文字。本來法律這東西，都有強權作用，法律上所規定的事項，雖未必人人能守，然而不是站在特殊階級以上的人，總都有應守的義務。比如法律只許做皇帝的穿黃衣，這黃衣大家雖都以爲很適宜於某時令穿着，但在有皇帝的時候，就只好穿着別種色衣，去過這適宜於黃衣的時令。又如一種衣服的形式，很適合於全身各部的運動，大家明曉得這衣的作用極好，萬一被法令規定了，只許皇帝或在職的官吏穿着，別人穿了，要算犯罪，那麼，普通人民，當然又只好棄了這適合於全身各部運動的衣式，去穿那不能適合全身運動的衣了。

法律既可以強制使人穿某種衣，又可以強制使人不穿某種衣，各人所穿的衣，自然要受法律的影響。我們穿衣，既受習慣的牽制於前，又受法律的影響於後，那麼我們所穿的衣，豈不成了一種無形的桎梏！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真要穿正當的衣服，要使衣服的作用，能夠完全，就只有不受習慣的命令，並不受法律的限制；——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改良習慣打破法律，去求穿衣的自由。要改良習慣打破法律，去求穿衣的自由，這

事本來是很難，但我們做事，不能怕難，現在姑且提出我的改良習慣，打破法律的意見，來和大家商榷。

「甲」關改良習慣者

一、抵制高價而不適宜的衣服 穿高價的衣服，社會經濟，必受大影響，穿高價而又不適宜的簇服，尤為無意識。現在中國的社會經濟與私人經濟，都快到了破產的地步；倘使人人都用價高而又不適宜的舶來衣料做衣，破產的慘劇，是免不了的。我們如欲免這破產的慘劇，那就除了用抵制日本貨的決心，來抵制這高價而又不適宜的衣服，實在沒有辦法。至於抵制方法，可以分幾種進行：或是從個人的儉衣做起，或是結合團體做儉衣的運動，或是用宗教家傳教布道的辦法，苦苦向人去說，使人對於儉衣能起信念。習慣這東西，本是人為的，他既能命令人類使人類爭穿高價衣服的可能，自然也有命令人類，使人類穿廉價衣服的可能。古人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大家應該一齊努力了！

二、創造簡便易穿的衣服 現在中國式的衣服，穿的時節，手續雖已算比較的便利，但仍不無困難。男子所穿的褲，褲脚口大半特地割開，使他有束帶的必要，所束的帶，製造又不精巧，以致束的時節，異常費力，這是一種要改良的。『褲脚束帶，北方的女子亦居多數，也應該改良。』嬰孩衣服，形式和成人沒有分別，穿的時節異常煩惱，並且嬰孩的腰，不宜於束帶，所以嬰孩的褲，總是時常脫落，這也是一種要改良的。總之：穿衣的時間，應該求節短，衣的構造，自然要力求簡便，然後才能節

短穿衣的時間。

三、提倡便於工作而又適應身體發育的衣服。勞動是人類神聖的義務，所以穿衣不能不求便於工作的衣。但只便於工作，而不適應身體的發育，這衣也就是慘無人道的衣；因此於便於工作以外，又須能適應身體的發育。就衣的定義，而批評現在的中國衣，那麼，男子的長衫和女子的裙，當然是最不便於工作的衣服。關於這個理由，開封青年學會出版的青年第五期曹靖華所發表的男子去長衫女子去裙一文，說得狠詳細，我先把他的附錄在這裏。

『今天在民國日報覺欄梧內見朱榮泉君『女子着長衫的好處』一段言論，我根本上有實在不敢贊同的地方！我對於『長衫』問題，先提出四個疑問，就是：

- 一、長衫是否便利？
- 二、長衫是否衛生？
- 三、長衫是否美觀？
- 四、長衫是否省錢？

(1) 我不承認長衫是便利。這是我由經驗上感許多苦痛得來，不是由我那簡單的頭腦推想來的。我們學校裏邊，不準着長衫，平素一概都着制服；我記得前年寒假回到家裏，還是穿著制服；我家的人便說道：『也不穿個長衫，那像什麼樣子！』他們強逼着叫我穿，我於是勉強穿上，彷彿連路也不會走了！弄得作難的

出了一身汗。至若對於操作上的便利與否，就可想而知了。朱君要再說『這是習慣上的關係，你平素不着長衫，他時穿上，就覺有有些不便。』那麼，我常見着長衫的人，走起遠道來，便把長衫摺起，束到腰部；這是什麼緣故？遇着他們操作的時候，也是這樣。若說是便利，他們爲什麼不把那長衫照原樣放下來？若說是習慣，他們是常常把那長衫摺起束到腰部穿的嗎？……』

(2)我不承認長衫是衛生，朱君說：『女子着長衫是很衛生的。女子着個短衣，容易受寒，若着了長衫，冬天覺得很暖，夏天覺得很涼。』我以爲人的身體強健與否，是由鍛鍊方面得來的；若圍護保養，都不是根本上強健身體的方法。着短衣的人，都是勤於操作的人，都是身體強健的人。我平素視察人的壽運，平均下來，總差在二十歲上下，若說着長衫是衛生，我要問衛生便是短命嗎？若說着短衣容易受寒，現在我們學生冬天着的制服，及勞動界着短衣的工人，也不見得怎樣受寒。若說夏天覺得很涼，我夏天也穿過長衫，也不見得怎麼很涼。朱君說是着長衫比着裙子涼些，那麼我是一個男學生，沒有着過裙子，涼與不涼，我便不得而知了！

(3)我不承認長衫是美觀，朱君說：『女衫着了長衫，要比現在的衣服好看得多。』我素來有一種『好美』的情趣，但我對於『美學』研究的很少，然而叫我看女子着了長衫，不一定就美觀些。我以爲女子的衣服美觀與否，不一定在長短上判斷，女子的衣服，只要自然，舒服便利，幽雅，潔淨，不阻礙身體的發育，那就是天然的美觀。

(4)我不承認長衫是省錢，朱君所說的省錢，是拿長衫和裙子比較來的；我所說的不省，也是拿長衫與短衣比較的。我們做一件短衣，須得三尺或七尺布，若做一件長衫，便要加倍，尺數加倍，布的價也不能不加倍了。若講到省錢，『二』比『一』孰多孰少？

朱君的文章裏面，有許多是拿長衫與裙子比較的。我要問長衫和裙子，是不是同樣的不便利，不衛生，不自然，不經濟的東西？我們既不满意現在舊社會遺傳下來的種種惡劣制度，想去改造他，我們便要爽爽快，澈底的改造一番；不應當拿這樣的壞制度去替代那樣的壞制度，拿長衫去替代裙子。我平素對於長衫裙子，討厭已極；我早就有做『衣服革命』的決心。玄廬君也說過：『衣服的下半截，有什麼用處？』——在星期評謂上——青年四期上我們會友潘君，對於女子去裙，我對於男子去長袍，也略說過，已認定那些不是好的制度。我們青年學會當去年冬有一次開常會的時候，我提議『永久廢止長服』此案已通過。並且我認定着長衫的人都是敗類的分子，（是有好些的，只是占最少數罷了）不是政客，官僚，就是騙子，闊少爺；王怡柯君也說過：『中國的事，都叫那穿長衣的鬧壞了！』——參看心聲第五期——簡單說來：『穿長衫就是表明這個人是不做事的人，並表明他有一種惰性！』平素我最欽佩的就是那頭腦單，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勞動界，並且世界文明國的人，着的盡是短服，那麼我們着了長衫，差不多就是掛了一個野蠻人的招牌。我所主張的，就是『男子去長裙，女子去裙！』

曹君所說的話，狠切於事理；我平常的感想，與他狠有相同的地方；不過我對曹君美觀的觀念，稍微有

點不滿意。何以有點不滿意呢？因為穿衣固不能不講天然的美觀，但這美觀的基礎只應立於「自然」的原則上頭，不應再有客觀的「幽雅」糅雜在當中。還有一層：女子穿衣，和男子穿衣，都只受一個原則支配，朱君說女子穿長衫好看，是侮弄女子的口吻；根本上沒有駁的價值；曹君竟就女子穿長衫不美觀的理由，來做駁論，却不問問朱君，『爲什麼女子穿衣，要得客觀「好看」的批評，才算滿足穿衣的條件？』也稍微有點錯誤。但這種錯誤，我知道曹君是受辯論時意氣的影響，決不是有意如此，我們應該原諒他，就是曹君也不必對人道歉。——關於長衫和裙子問題解決了，關於長袍，馬褂，腿褲的問題，自然也應該提出討論。據我看來：長袍與長衫同一沒有穿的必要，固然也在當去的隊伍裏頭。那馬褂長袖短身，是由從前騎馬式的軍服進化的；夏天穿他，只能使人出汗，沒有抵抗暑熱的作用；冬天比較上有益，但長衫，長袍，既要廢除這種專爲套長衫，長袍用的馬褂，儘可廢除，而用外衣來代替。至於腿袴——半截袴——只保護兩條腿，連屁股都遮不着，自然是無用的東西，我也是極端主張廢的。此外女子的纏足布，纏胸布，高底皮鞋，束腰帶，都經許多生理學家證明，說是有碍身體的發育，那更不用說，是在當廢之列了。

四、排斥「遊冶子化」與「娼妓化」的衣服 遊冶子因欲媚娼妓或其他婦女，所做以取悅爲主的衣服，和娼妓基於爭妍取憐的觀念，所做的衣服，大抵都是妖冶頑艷，含有衝動性慾的危險性質，適和穿衣的作用相反；在從前已經有人認爲妨害風俗的了。到了現在，這種現象，不惟不曾消滅；並且

越發加甚，凡是住在都會的男子，一百裏頭既至少有九十九個都穿着「遊冶子化」的衣服，那住在都會的女子，也是一百裏頭有九十九個穿着「娼妓化」的衣服。我們如不設法排斥，使這類的衣服，不能存在，那麼，我們的文化運動，也就等於廣州軍政府的擁護國會；估起價值，真要得到「等於零」的批評；如何能算有誠意呢？

「乙」關於打破法律者

一、修正官吏服制的條文 法律中服制條文，實在毫無用處；所規定各種官吏衣服，那些官吏無一個不覺得痛苦異常。武官的衣服，只重形式，不問合身體與否，姑且不論；就是文官的衣服，也有些偏重形式，不適宜於身體的地方。法律所以規定服制，只是維持官吏的威儀，姑不論維持威儀，並不在乎穿衣的形式，就假使真個規定了服制，能夠維持威儀，然而干涉人的穿衣權利，使人對於法律生了不敬的心，得失也就不能相抵，所以官吏服制的條文，在目前一定要加以修正。

二、修正法律中間關於限制人民服裝的條文 法律限制人民的服裝，也是爲着維持政府員的威儀。但人類穿衣的權，遭了干涉，衣服的作用，必定完全消失，所以這種限制服裝的條文，也必定加以修正。

以上所述：不過對於習慣，法律要求解放，穿衣不准習慣和法律干涉；至於衣究如何穿，才能夠達我們的穿衣目的，——就是抵抗暑熱，保存溫暖，能防止衝動的性慾；——那就要重新估定一番，將衣的價值，定了一個市

價，然後才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依我的意思，可以定一個新標準，這標準就是——

有抵抗寒暑，防止衝動性慾的效力，不妨礙身體運動及工作，而又不損失社會及個人的經濟。

依這定義，而求穿衣的標準，那麼衣的着色，當然力求簡單，衣的厚薄，當然力求適宜，衣的材料，當然力排奢侈，衣的構造，又當然力求簡便了。

「2」如何吃飯

人世最大問題，無過於吃飯，吳稚暉說世界一切戰爭，都發源於麵包；這話是很對的。我們所以研究如何吃飯，也爲着這個緣故。

有人說，飯的生產和飯的消費，量數如何分配，尤爲飯中間一大問題，現在世界各國，都有不寧的現象，大抵都爲着飯的生產，不足供消費。唯其不足，這一部分的人，想滿足飯的慾望，就和那一部的人爭奪，那一部分的人，也因求滿足吃飯的慾望，和這一部的人爭奪；於是乎你殺過來，我殺過去，世界的不寧現象，就沒有時候宣告終止。什麼社會革命，勞工運動，無政府運動，無一個主義裏頭，不包含着爭麵包的意義，不過這種爭麵包的方法，比較上稍微和其他戰爭，有些分別罷了。

但以我的眼光來觀察，飯的生產和飯的消費，不能相抵，成了求過於供的現象，固然是各種戰爭的源頭；然而階級戰爭，最大原因，還不在生產與消費能否相抵，是在乎分配的不勻。分配不勻，飽的飽欲死，飢的飢欲死，所謂『朱門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就隨在都有，人心的不平觀念，也就一天比一天增長；經過幾

番的增長，勞動者便和資本家戰爭，平民便和貴族戰爭，我們想得和平，就不免絕望；眼前有許多人都來講求分配的方法，大抵就是要調劑過飽和過饑兩種人的飯量，使他平均；使爭奪麪包的戰爭，無形消滅，人類得享和平的幸福。

此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謀生產的增加。但依現在的社會組織而論，生產力無論增加到什麼地步，吃着飽飯的人，總依舊吃不着飽飯；那些有飯餘剩的人，也無論剩下了多少，總不肯拿出來分潤大家。所以要解決吃飯問題，只謀生產的增加，並不是一個完善的方法；要求完善的方法，除起改變眼前的社會組織，用社會的力量，來解決分配問題；就決不能使人類得同等吃飯的機會。

以上所述：大抵是飯的分配問題，現在請繼續討論分配問題以外的問題。什麼是分配問題以外的問題呢？依我個人的意見，可以分作三段講：

一、高價食物的問題 高價食物如何發生問題呢？原來高價的食物，大半都是直接間接將多量的食物，變成少量的食物，或者將可以出產多量食物的人工，用人只能出產少量食物的地方。這種食物，就是一種奢侈品。要求供給這奢侈品的人，不是貴族，也是資本家；他得了這種奢侈品，教物質人工受直接間接的損失，使平民勞工，不能得充分的食物供給，釀成社會生產不敷消費的危機；於是乎高價食物問題，就成了吃飯問題的一部分。高價食物問題既成了食物問題的一部分，於是乎就有人倡議排斥高價食物，使貴族和資本家不能得食物上的優異待遇，平民和勞工能得充分的食物。

供給。但這種排斥高價食物的運動，顯然含有階級戰爭的意義，用力雖大，收效却極小。現在有人去了他的形式，只取他的精神，用儉食素食，等名義，來號召世人，并說明儉食，素食如何沒益衛生，以促世人的注意；這種方法，用力雖少，所得的效果却極大；將來或者可以藉此解決高價食物的問題，也未可知；不過非歷十年或數十年，未必便能將一切高價食物，盡數消滅罷了。

二、享受食物與勞動 食物這東西，雖是天造地設供人消費的東西，但非加以人工，決不能應消費的需要。現在有許多人只能張口要求食物的消費，却不肯用手足去耕作；甚且不止不肯去耕作，還把胼手胝足的工人所收穫的結果，用殺人不見血的資本吸收進去，使胼手胝足的工人，失了收穫的結果，終日粟碌，連飯都吃不飽；因此人心的不平基礎，也就逐日穩固；階級戰爭的原子，更逐日密布於空氣的中間，使和平的空氣，變成滿含血腥的空氣。以後有人怕這血腥空氣將全世界人類都包圍了，便提出享受食物與勞動的問題來討論，想將全世界人類都歸納在勞動化裏頭，使要求食物供給的人，都負生產食物的責任，如果有人不負這責任，便不准他吃飯。但這種提議，雖然正當已極，那些不勞而食的人，却藉着法律的保護，不肯接受這個提議。現在如果要解決這問題，第一要緊的事，須先要求法律不保護不勞而食的階級，——因為不勞而食的階級，所以始終不勞而食，是因為法律容許他；倘法律不容許他，他就不敢不負勞動的責任，却要求充分的消費。至於打破資本制度，雖也是一個辦法，然而這辦法眼前沒有實現的可能，我們與其徒唱高調，無補於事實，那就不如照現在英法等

國社會黨的辦法。暫取政治的手段，求法律的修改了。

三、食物生產的方法 食物生產的方法不好，也是食物缺乏的一個原因；所以我們如果要使食物的供給，不至缺乏，就不能不研究生產食物的問題。眼前有許多人都提議毀殺人的武器，未做生產食物的工具，務使生產食物的工具，不至缺乏，這種提議是狠好的。不過據我的觀察，覺得消滅了殺人的武器，來做生產食物的工具，雖是一個好辦法；倘使眼前笨拙的生產工具，沒有改良，那生產量也未必就能增加，必須再用科學的手段，重新將生產工具改良一番，使生產工具，能收比現在更良的結果，湘後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所述都是分配問題以外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了，那分配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至於食物究竟如何食法，才能——

合體內各部的滋養

適於食慾的要求

不因自己的食物要求防害他人食物的要求

那就另是一個問題。依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對於食物要他能合體內各部的滋養，那就要——

求燃性食物與滋養食物量數的適合

謀食物的清潔衛生

定有秩序的食物時間

然後才能達到完全目的。如果要他適於食慾的要求，那就要——

求製造食物方法的進步，

求五味的調味，

屏棄有礙消化器官發育的食物；

然後才可以算得條件滿足。若要再求他能夥得不因自己的食物要求，防害他人的食物要求，的效果，那就

要——

不將多量的食物製成少量的食物，使食物不敷分配，

不食過於奢侈的食物，

不用多數人工，使他製造少數食物，

然後才合理，才合於正當食物的條件。

現在有許多人，對於食物都不十分注意；關於營衛身體的意義，既不求甚解，在增加食慾方法，又用過當的力量，不止將食物的作用，一筆抹煞，甚且反以營衛身體的食物，做防害身體發育的武器，以增加食慾的本意而得阻止食慾的結果：這已經是狠可憐可憫的了。加上這些人的食物道德，也不講求，往往因著自己要

求食物，便不管有防害別人食物的地方；不是用多量的食物，製成少數的食物，使公共食物生不滿足的危險，

直接加害於他人；也就是將多數的人工，製少數的食品，使社會受人工缺乏的危險，間接加害於他人；於是乎吃飯如何吃法的問題，就成了眼前的絕大問題了。

吃飯如何吃法的問題，既成了目前的大問題，於是乎就有許多人紛紛來謀解決的方法，有的想從改革社會下手，解決這問題；有的想從改組經濟着手，解決這問題；也有想從政治着手，以政治手段來，解決這問題的；但「發言盈庭」歸納起來，還是沒有一個切實的辦法。——其實這種辦法，是容易尋着的。就是認定食物的作用，只在求食物能夠適應身體的滋養，能適應食慾，並能不因自己食物的要求，妨害別人的食物要求；這種小題暫且還可以的必大做。

「3」如何住房子

房屋的住法，從表面看來，似乎絕對不用費思想，無論什麼人都會住；但實際上很有許多的困難，決不是不要思想支配的問題。比如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很平常的問題——請一般人作個正當的答案，就恐怕十個人中間，難得一個人，能做一個確定不易的答案。——這問題就是，你們為什麼要住房子？依道理說：住房子的目的，應該有三種：

「一」謀睡眠，休息，工作的安全舒適。

「二」防風，雨，霜，雪及寒暑的侵人身體。

「三」謀產期的婦女和初生嬰孩的安全。

但現在的人，差不多只知道一件睡眠，是住房子的目的，至多也不過更得一種見解，就是用房子防止盜竊的行爲。不知求睡眠的安全，不過住房子問題的一部分；防止盜竊的行爲，是基於私有制度來的，更不成一個問題；還有那求休息，工作的庇蔭，防風，雨，霜，雪，及寒暑的侵入人體，謀產期婦女初生嬰孩的安全等問題，包含在內；缺少一種作用，住房子的意義，就不能算做完全。住房子的意義，既不能算做完全，那房子也是等於獸穴鳥巢，不是人類所要住的房子了。

住的意義，既如以上所述，那麼，房子的構造，當然以住的意義爲標準。現在許多人，都不顧住房子的意義，大家只是爭房子的價值，求房子的美觀；不知房子的價值，高的未必完全具住的意義，低的也未必不具住的意義；房子的形式，美的未必具住的意義，不美的也未必不具住的意義；如果住房子只注重房子的價值與美觀，那就是「買積還珠」，不知道如何住房子。

至房子究須如何建築，然後才能夠達到住的目的，我既不是建築家，又不是醫生，當然不能做具體的說明；現在請就我平日頭腦中間所感覺的現象，與平日心裏所醞釀的計畫，提來出大家討論，請大家斟酌。

我以爲房子的建築，要兼顧以下的各方面：

- 一、地點要距離市場五里以外，避市場的囂塵，與密集的空氣。
- 二、構造要合乎居住，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不要全用高價的材料，也不要全用惡劣的材料。
- 三、容積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四、環境不要太隘，愈疏朗愈好。

五、關於一切衛生都要兼顧。

以上所述雖只具大綱，但在住的意義着想，總算條件滿足。不過還有一層最困難的問題，一定要先解決；這問題就是——

居住權的均等問題；

因為居住權是人類生活權之一。這種權柄，人人都該有，如被人剝奪了居住權，就是受了不公道的待遇，也會釀成階級的戰爭。至居住權如何才可以均等，當然是件很重大的事。據我的意見，如果要求居住權的均等，非先打破眼前的經濟組織，絕對沒有均等的可言。我們如果要爭居住權的均等，須從打破經濟組織做起，別的閒話，不必說了。

正 報

這報是短小精悍的鐵十字軍，小則小，倒比普通大報，能夠發揮真理，將來加以擴充更可以高唱自由歌，讀者聽了，必定大快活。他的社址在上海麥賽爾蒂蘿路。報費，零賣每份銅幣一枚，每月大洋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外埠逐日郵寄，大洋三角五分。

懺悔錄

俄國托爾斯泰著

王靖

第六章

人生迷途——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蘇格拉底——叔本華——蘇羅門——釋迦牟尼——死愈於生——生命解脫……

我要求生命問題的解決，覺得瀰茫無際，似一個人迷途在樹林裏一般。他不得不走出空曠的地方，攀上樹巔，尋覓路徑，但四望無垠，不見一個村落——他清清楚楚的果然瞧不出什麼東西；他又走入陰鬱茂密的樹林中，但黑暗中又瞧不出一所屋宇來。我迷途於人生智識的樹林中，和迷途於數理的，實驗的，科學的，微光中一樣；科學雖然於無垠曠野遠處開一線望頭，但因哲學的不明瞭，使我舉步都覺得如墜入黑暗之淵，不能自拔，我益信人生無解決的希望。等我學問愈深，而我所欲解答的真實問題，也愈離愈遠。雖遠處望頭極明瞭動目，雖學問至豐富可驚，我只覺得愈明瞭豐富，愈不適用，並且愈不能解答我的問題。

我曾對自己說：『我對科學雖極力研求；而人生的意義的答語，終不能由科學得來。』我對於哲學，也這樣懷疑，但我自己曾試作答語。『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人生沒有意義。我的生命將來又怎樣呢？』

沒有怎樣。人類為什麼生存，我又為什麼生存呢？因為他能生存。』倘我以科學去解答這問題，雖可得許多的答案，但是都不切當。如流星，恒星的理化原素，太陽和極大星球的運動，人種的由來，無限的原子，

等。科學對於生命意義問題的答案，不過如此：『你所說的生命，就是暫時的，偶然的原子的集合 *temporary and accidental agglomeration of particles*。這原子互相動作，互相抵抗，就產生如你所說的生命。這集合體在一定的時間繼續動作不息，待到這原子互相調和的衝動一停，你所說的生命，也就跟着消滅。你不過是一個偶然集合的東西。這東西不住的分析，在分析中就叫做生命；如果這東西互相離散，分析的功用也停止了。』這就是於人類智識中求出很明白，很實在的答語；如果這答語能夠切題，不發生別的疑義，那麼就不能再找出第二個。

但是以上的答語，實在對這問題像沒有解答一樣。我所要曉的，是我的生命的意義；所言無盡的原子，不但不能解答這意義，並且還把這意義都弄晦了。實驗科學和理想科學相調和，說生命的意義，是向上發展的，勤勤懇懇，無非盡力去達到發展的目的，但隱晦不明，茫無實際，也不足當這問題的答案。至於人類智識的理想方面，更堅持其原理，*Principles* 無論何時，都是一個同樣的答語：『世界是無終始的，不能領會得來的。人類的生命，是這不可思議全體中間的一部分。』*'The world is something which is eternal and not to be understood. The life of man is an inconceivable part of this inconceivable whole.'*

我且把這理想的科學，和實驗的科學的調和，所產生種種虛偽的科學，如法律，政治，經濟，歷史等丟開。其實在這幾種科學中間，我們還是有一個發展和完成的謬誤觀念；因從前是萬物的發展，現在是人類生命

的發展。其隱晦不明，還是一樣。發展和完成，空茫不實，不特沒有目的，並且沒有方向；所以不能解答這問題的。如果理想的學識是切實無妄，那麼，哲學自身也是真實；就不至像叔本華 Schopenhauer 所說，只是「教授的哲學」『Professorial philosophy』。不過分開存在的現象，而加以新的名目——大哲學家像蘇格拉底、叔本華、蘇羅門、釋迦牟尼等，他們雖不會把這大問題，忽略置之不理，但他們的答語也都是一樣的。蘇格拉底臨死時說：『我們離生愈遠，就是離真理愈近。』我們愛好真理，勞勞人生中，究竟得着什麼呢？所以要求解脫肉體，和附憑着肉體的惡物。如果人生這樣無味可怕，那死字有什麼不歡迎呢？

智者常常求死，所以他不怕死。叔本華說：『我們有意志才有宇宙的現象；不然，就什麼都沒有。人類只是貪生，所以才有宇宙的存在。其實我們除貪生的慾望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意義。倘人類意志消滅，物質的宇宙也必定跟着推翻。總言之，人生是空罷了。』

蘇羅門說：『空之又空，幻之又幻，萬事都是空的幻的。人類營營擾擾於太陽底下，究竟有什麼利益呢？一時代逝去，一時代又來；而宇宙是無盡的……太陽底下沒有新的，當我說新，而新已逝。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說：看呀，這是新的。所以宇宙有過去和未來，沒有現在。故已往的往事，今日無其紀念；就是將來的將來也無其紀念。』
and remembrance of things that are to come with those that shall come after.』

『我是一個宣道人，也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王。並且我很用心求關於太陽底下所有東西的智慧。』

我見過世界所有的工作都是空幻的煩惱的……我的智慧覺得超於羣衆，耶路撒冷沒有一人可以比得。我心中有極富的閱歷。我也曉得智，瘋，愚，是怎樣；但這也是極空虛極煩惱的。因為智慧愈多，愁苦也愈多，學問增進，憂慮得跟着增進。」

「我有時要表現出歡悅愉快——這也是空的。就是我自己所作的大工，所建的大屋，所植的花木果樹，互相掩映，覺得可愛；加以奴婢盈前，珍寶滿室，美術音樂等：大凡可以娛目悅心的東西無所不有，並且我又有大智慧。我對這些東西，能夠永遠享受嗎？……所以我看這些東西，用許多工夫，血汗去換來，也是空的，煩惱的。其實在太陽底下，沒有什麼利益。」

「我雖然是大智慧，但智慧也是空的。智慧的人，難道免得死嗎？也是和愚蠢的人一樣死的。若然，我有這大智慧有什麼用呢？所以我厭生；因為人生是苦的，空的。且夕營謀，究竟說不出什麼真實意義。世界上無論是智，愚，賢，不肖，都是免不得一個死字。那麼，生命豈不是惡物？所以除死以外，沒有解脫的希望。」

以上是蘇羅門說的話，或者是他人著述的。

印度哲人說：——釋迦牟尼 Sakya Muni 少年時，是一個歡樂活潑的王太子；他沒有見過病，老，死，

三件是怎樣可怕。有一天他駕一輛車出來遊行，瞧見一個沒有牙齒的老人，形狀極為可怕。他大大驚詫，就問御者這人為什麼做這樣可慘可憐的樣子，到底是什麼意思。等他曉得這是一個極平常的老人，年歲

高時都是這樣，他就想到他自己雖然年少，總有一天和這老人是一樣的。他由是慘然不歡，驅車回去，他獨一個人悶悶的想着這樁事。但不久，又想到歡樂的事情，他又活潑潑的駕車出遊。這時在路上遇着一個病人。這病人瘦到不成樣子，面色是青白的，兩個眼睛，也沒有一點光。他停住了車，問這是什麼？旁人就告訴他，這是一個病人，老年人都免不得病的，就是年少活潑的人，也說不定忽然得着病。他聽了這些話，像冷水澆背，什麼遊興都消滅了。又令御者驅車回去。但過了一會，他心中稍覺得寧靜，又想出來繼續他的遊興，由是駕着車作第三次的遊行。此時他所遇的東西有點新奇。他瞧見幾個人抬一個東西，就問道：

『這是什麼？』

『是死尸。』

『死尸是什麼意義呢？』

旁人就告訴他，生命停止，所剩的肉體就是死尸。他就下了車，走近尸旁，把上面所遮蓋的東西揭開，瞧了一下，問道：

『這死尸將來又怎樣呢？』

旁人又告訴他，這死尸埋在地下就完了。

『爲什麼呢？』

『因爲他不能再活了，以後要變成一條一條可怕的蟲。』

『那麼，凡是人類都是免不得嗎？我也免不得嗎？我將來埋入地下，也要變成一條一條的蟲嗎？』
了！回去罷！我以後不出來了，水遠不再出來了。 唉！明白

釋迦牟尼既知道老，病，死，是怎樣，於生命中找不出安慰來，就決斷人生是一個大惡物；所以用盡靈魂的力量，求自己的解脫，并助他人也由生命中解脫出來。因為除死以外，生命沒有解脫的希望，並且生命的根株都要一概滅去。印度哲人，大半都這樣說，也都是這樣厭憎生命。

我們於此，可以得到幾個直接的答語，這答語是用人類的智慧，對於生命問題的解答。

蘇格拉底說：『肉體的生命，是惡物，是偽物，所以毀滅生命，才算是福利，我們應當這樣希求。』

叔本華說：『生命是不應該有的東西，是惡物，其惟一的喜，只是向虛無而去。』

蘇羅門說：『世界上無論那一件東西，如愚，智，富，貧，苦，樂，——都是空虛的，無價值的。人到一死，這些東西一概都消滅了。』

釋迦牟尼說：『既知老，病，死，是萬不可避免的，而又不能不生活，這是極無趣味的事；所以我求們當解脫，把生命消滅，把生命的可能性也一齊消滅。』

以上諸說，是大哲人所說的，有恒河沙數的人，這樣思想，這樣感覺，我也這樣思想，這樣感覺。

我徬徨於學問中間，不但不能使我不至失望，並且更增加我的煩惱。有一種學問對於人生問題，不能解答。有的雖能解答，因為不切實，益使我失望更堅實。因此我所處的境遇，並不是迷路，也不是精神的錯

亂，是因為我思想過嚴密，太高遠，幾乎和大哲人的思想相符合了。

我是不能受騙的。世界是空虛的。人生不幸，死愈於生。死愈於生，故生命一歇，人生的擔負就解放了。

十九二〇，六月，十九日，在上海

● 盧梭 原著 **民約論**

定價一角五分

● 盧信 著 **人道**

定價二角五分

這兩書的主張：

自然生活 自然發展

為「新思想」的泉源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介紹新刊

山東省立第一中校學生周刊

這刊物是山東濟南第一中學的出版物，每周出一號，每號售銅幣二枚，每月五分，外埠七分。他們除做文化運動外，兼抱力爭青島的決心。

新的小說

上海新潮社編輯泰東圖書局發行

現在已出到第四期

第四期有杜介納夫著的獵人筆記

新 人

懺悔錄

活屍一文，不止具無上的文學價值，並且可以代表人類呼救的聲音。第五期將發行托爾斯泰號，尤極有價值。這刊物每月出一冊，定價一二角不等，但預定全年十二冊的，只收一元，外埠加郵費二角四分。

海潮音 西湖南山淨梵院覺社出版，每月發行一冊，每冊二角，預定全年二十角，外埠加郵費二分半；各省中華書局及佛經流通處各大書局均有發售。他們主張改造佛教，鼓吹佛教徒實行勞動主義，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禪而農，農而禪，內外無乞於人」的新僧化。現在已出到第四期，七月十號發行第五期，定名「唯識號」；預料必有極透闢的議論，貢獻吾人。是佛教徒固然不可不看，就不是佛教徒，也可以買來看！

新佛教 甯波白衣寺新佛教社發行，每月出二冊，每冊三分，郵寄每冊四分。他們自己說：「以了解人生真義，建設新的佛教為宗旨。」這話真實不真實，買新佛教的人，就可以得正確的答覆。

近世社會學 覃壽公譯，泰東圖書局發行。洋裝一巨冊，定價大洋二元，七折計算，內容極好，凡研究社會學的人，不可不看。

國語組織法 蔡曉舟著，泰東圖書局發行。平裝一冊，定價大洋四角。這是用科學的方法，肯定國語的組織法，是現在研究國語組織法的唯一專書，做中學堂以下的課本最合宜。

學生旬報 南通城南代用師範附小學生旬報社發行，零售每號銅幣二枚，郵寄二分，全年廿四期三角六分，郵寄四角八分。這報是供給中學以下學生閱看的報紙，狠能介紹世界常識。凡是要求常識的學生，不可不看這個報。

工服——工宅

無爲

工服，是工人穿的衣服，工宅，是工人住的房屋，這兩件東西，從名詞上著眼觀察，當然是同一的性質，但這兩件東西的性質，雖然相同的，他的作用，却大大不同；我做這篇文章，就是說明他的不同點。工服與工宅的不同點在那裏呢？現在請分做兩段說明：

「一」工服 工服的解釋，可以說，工人穿相衣服叫做工服；也可以說，做工的人所穿衣服，叫做工服；但無論如何，總是包含着勞動主義在內，不能加以其他批評。在從前勞動主義，沒有成天經地義以前，不勞而食的資本階級，把勞動者當做牛馬奴隸，特地定了一種服制，使工人穿着，這種工服，就無異囚犯所穿的衣服；凡是穿這衣服的人，都是在資本壓迫底下，度他的可憐歲月；這工服不用說都是牛衣馬鞍一類的東西，絕對沒有一點可傳的價值。現在勞動主義，已經成了顛撲不破的主義，凡是要求生活權的人，都不能不勞動。就有少數不勞而食的人，他的運命，也好像風前殘燭，雖然一時還燃着將盡的膏油，事實上却已經絕對的不能繼續延長，終久總要被勞動主義吸收過去。這少數不勞而食的人消滅了，將來的世界，當然是個泛勞動的世界；那時大眾的勞動機會，必定相等，生活權柄，也必定相同；這是可以斷定的。大眾的勞動機會既相等，生活權柄既相同，這工服當然是大家要穿的衣服，不單是一部分人所要穿的衣服；所以工服這東西，就不止不是囚犯的衣服，並且不是意義簡單

的衣服；——換句話講，就是人類正當要穿的衣服，意義完全的衣服。但工服既是人類正當要穿的衣服，意義完全的衣服，當現在勞動主義的旗幟，已經飛揚全世界的時候，爲什麼工服還是成了沒有普遍性質的衣服呢？那自然是因爲工服的觀念，沒有確定了。工服的觀念，所以沒有確定，大抵是因爲習慣難移，大家都不肯輕於創作；現在美國有個節衣會，就是提倡工服的創作。節衣會的唯一宗旨，在使人人穿工服，要使工服成了大普遍的衣服，不過他的進行手段，却有點與原宗旨不同。他把會名做節衣會，並發出宣言，大意說是：

『奢侈衣服，直接使社會經濟受了損害，並且釀成穿衣權利不平均的危險現象，有的得著華衣，有的平連常廉價的衣服，都不充足，並且完全沒有衣穿；我們現在須和華衣宣戰，做節衣運動；務使高價而又無用的衣服，屏迹於社會，廉價而適合衣着的衣服，成了人人所要求的東西……』

雖不曾言明是做工服運動，然而愛惜物力，調劑貧富階級穿衣權利的苦心，已經可以博全世界人類的同情，並且他們會裏的人，所穿的衣，都是最廉價的工服；每人全身所穿的衣，合美金只在六元上下，也可以顯出他們工服運動的精神。他這會成立不久，但會員異常衆多，除了工人以外，商人，議員，行政官，法官，也有加入的。他們曾結隊遊行一次，一式穿着工服，狠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將來這會倘發揮光大起來，工服運動的成功，我想在美國總不會發生障礙；工服運動能在美國成功，在各國自然也可以成功；到了各國的工服運動都成功，將來的世界，就可以成了工服的大同世界了。

「二」工宅 工宅是工人的住宅，但這住宅是資本家建給工人住的，他的意義和監獄差不多，在他以爲這是優遇工人，其實是把工人當做牛馬，建了牛棚馬廐，做牛馬的歸宿地。工宅的意義，既等於囚獄，牛棚，馬廐，當然不是人類所需要的住宅。這種不是人類所需要的住宅，在歐洲，美洲，現在有逐日增加的趨勢；凡是大工廠的附近，大抵都有這一類的住宅。這住宅的構造，分爲兩種：一種是十字或複十字的形式，房屋的大小相同，建築的材料，也沒有一點不相同，就是牆壁的顏色，窗戶的位置，也是千戶一律，求不出一絲異點。又一種的形式，比較上好些，既不是單十字或複十字的排列，房屋的大小，建築的材料，牆壁的顏色，窗戶的位置，也各不相同。這兩種房屋，前一種在英法兩國多些，在美國的少些。後一種在美國的多些，在英法的少些。但無論英法美，都由資本家建築，用高價租與工人，去吸收工人血汗所變的金錢。不過現在的資本家，吸收金錢的方法，比從前大大進步，他雖然在實際上建築工人住宅，吸收工人血汗所變的金錢；表面上却說是替工人儲蓄，等過了十八年或二十年，就將房屋作爲工人產業。「工人執業一個工廠裏頭，決沒有十八年以上不出廠的事情，更沒有十八年以上不遷移的可能，所以租滿十八年將屋給與工人一層，簡直是空話。」

以上所述：是求工服和工宅的不同點，也是估定工宅與工服真正價值的標準。照這標準而求工服與工宅的意義，就知道工服是我們眼前所要穿的衣服，工宅却是我們不要住的住宅。

爲什麼工服可以穿，工宅不可以住呢？現在請用簡單的方法，說明我的理由：

「1」大家穿工服，能顯現泛勞動的精神。

「2」工服料省價廉，不損社會和個人的經濟。

「3」大家穿工服，可以消釋階級的猜忌。

有這三個理由，工服自然可以穿。

「1」工宅是資本造的房屋，性質和牛棚馬廄相似。

「2」穿衣和勞動精神有關，住宅和勞動精神無關。

「3」人類居住權，應該平等；有工宅，必有非工宅做他的對待，在平等上講，意義不能通。工宅的意義

如此，當然是不適用於存在的東西了。

如果有人說，『工宅既不可以住，那工服就也不可以穿。』我就要鄭重對他聲明一句，這篇文章是在汎勞動主義才萌芽的時候做的；不是在汎勞動主義完全實現的時候做的；如果汎勞動主義一旦完全實現，那麼是人類就無一個不做工人，又有什麼工人非工人的區別！這工服的名詞，當然要從根本取消了。

詩

生命歌

“A Psalm of Life”
美國朗弗羅 Longfellow 著

王靖譯

生命匪空花，

勸君莫涉虛空想。

謂生如寄死如歸，

淺識貽譏胡能免。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seen.

生命至真實！ 生命若明星！

切莫碌碌無所成；

新 人

詩

努力事學問惜聲名，

勿教虛此生。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毋極樂， 毋徒悲，

須守吾人之宗旨，莫猶夷：

更當圖進取，

今日之事，莫待明日而爲之。

Not enjoyment, and not sorrow,

Is our destined end or way;

But to act that each to-morrow

Finds us farther than to-day.

學問無盡，時日難留，

任吾人心志勁逾，

總不免逝波怨感，

常懷壯志未酬。

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

And our hearts, though stout and brave,

Still, like muffled drums, are beating

Funeral marches to the grave.

世界一戰場，

人生如行旅，

須振精神爲健者！

毋落人後，徒供人之驅使！

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

In the bivouac of Life,

Be not like dumb, driven cattle!

Be a hero in the strife!

前途堪樂觀！

既往當不咎！

眼前更宜努宜奮鬥！

須知心誠乎中，帝臨在上，咸冀吾人之成就！

Trust no Future, how'er pleasant!

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

Act—act in the living Present!

Heart within, and God o'erhead!

昔人可爲鑑，

生命當光明；

音容縱云逝，

載籍亦留名。

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Footprints on the sand of time.

生命如扁舟，

浮沉于人海，

雖值驚濤駭浪逼人來，

扁舟仍當着力駛。

Footprints, that perhaps another,

Sailing o'er life's solemn main,

A forlorn and shipwrecked brother,

Seeing, shall take heart again.

吾人須猛進，

鍛志令堅強；

成就唯當恐不足，

姓氏須爭日月光。

Let us, then, be up and doing,

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

新 人 詩

Still achieving, still pursuing,

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九年五月二十夜，在天津。

郎歸

陳建雷

郎歸來了！

郎歸來了！

船離岸很近了！

船離岸很近了！

呀！風起雨來！

船動搖了！

郎呀！我很替你抱不安？

呀！風雨漸漸的大起來了！

郎將怎麼樣？

船將觸着礁礁！

四五

喂！喂！願你平安！

唉！船觸着礁了！

破了！滾入水中去了！

蒙古旅行記

是書係王無爲著，張靜廬王靖爲之序，分上中下三編，外以內蒙古各旗及外蒙古東中西三路之天時，地宜，風俗，政治，宗教，及日俄經營蒙古之實況，爲經緯，之以蠻荒異聞。第一編爲「沙漠美人」奇情異致，別開言情小說之蹊徑。第二編爲「大荒俠客」壯氣凌雲，高不可仰。第三編「驛道偵探」神靈出沒，深不可測。三編純係文言，言情則絳邈麗則艷而不冶，談俠則武健豪邁，肆而不放；敘偵探則疑雲密布，幽曲異常，詢近今最良小說，不唯可資消遣，且可爲蒙古識方之志，定價大洋一元二角，泰東圖書局發行。

衣食住的產費和贏餘比例不均的危險

陶樂勤

食米不足供求的大危險

(一)

我在說明本題所說的危險前頭，我應當先說明本題當中的名詞。因為這是關於經濟的知識，讀者倘然沒有知道經濟學中的名詞，就不容易明白。

產費是什麼呢？就是一件東西，不論原料和成品，要造他出來，終要費了人工，肥料或原料和生產必須用的工具，所消失的價值。說得明白些，就是生產費。但又和成本不同。成本是指商品買入時的價格。

贏餘是什麼呢？就是一件東西，他的賣價，除了產費，還有餘剩。譬如一石米，他的產費是五元，現在賣得十元，餘多五元；這個五元，就是贏餘；或稱他贏餘價值，也有稱他是剩餘價值。但是性質是一樣的。

什麼是產費和贏，比例不均呢？比如衣的產費三元，他的贏是七元。那麼他們的比例，就是二百三十三有零，米的產費是五元，他的贏餘是七元，那麼他們的比例，就是百份之一百六十。住的產費是四元，他的贏餘是六元，那末他們的比例，就是百份之一百五十。以上所說的，不過舉個例，拿來說的比例不均的道理，並非事實。

(二)

新·人

衣食住的產費和贏餘比例不均的危險

四七

現在是什麼時代？是像魯濱生漂流絕島的時候，一個人兼做衣食住三樣，自給的時代麼？不是的。是分工協力的時代了。分工是現在文化社會的代表；分工和分業又不同，我現在不說分業是那樣的，分工是那樣的；因為本論不是講分工，也不是講分業。讀者諸君，如要曉得他們的詳細解說，可以去讀經濟學。

我現在只就衣食住三種的分工，說明他們造衣造食造住的工人，所享的贏餘不平均的結果，可以造成社會的大不安，社會的大危險。

譬如現在只有三個人，這三個人的生活，各個都靠衣食住。三個人各做三項中一件事，即甲製衣，乙種米，丙造屋。甲所製的衣，供給自己穿，並供給乙丙二個人穿；乙所種的米，供給自己喫，並供給甲丙二個人喫；丙所造的屋，供給自己住，並供給甲乙二個人住。這樣辦法，三個人都有衣，有食，有住，都很充足，沒有什麼不安危險。有人叫他共產制度。假使私有制度發生，情形就不同了。那樣不同呢？因為私有制度，不使製衣的甲，據衣為己有；種米的乙，據米為己有；造屋的丙，據屋為己有。如果種米的乙，他的米多，夠換衣來着，屋來住，就沒有問題發生。反之，他的米少，不夠換衣來着，換屋來住，就有了問題。不是易業，便是無衣可穿，無屋可住。至製衣的甲，和造屋的丙，如果他沒米和屋，他們的境况，也要和種米的乙一樣。

但是製衣和造屋，雖被天然所限制生產，不能夠隨意增加，然而他們總有一點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可能。並且衣和屋，雖然不可短少，但他們的欲望，還有伸縮的餘地。新衣和舊衣，錦衣和布衣，其能夠令人溫暖，差不多是一樣。新屋和舊屋，大屋和小屋，其能夠供人居住，差不多也是一樣。惟有米，就不然了。未

的生產，被天然所限制，被時間和空間所限制，人類對他的要求，又沒有可以大伸大縮的可能。吃二碗飯的人，雖然可以多吃半碗，但是若要減吃半碗，只吃一碗半，就要覺着饑餓。

假使三個人像前例，甲或丙，停止了工作，三個人一時或者可以不覺得有關於生死的問題，一旦乙停止了工作，不種米，那末，這三個人，就都要餓死。因為米是天天要換新鮮，衣和服，還可暫時將就過去，至少可挨過三個月，並且製衣造屋，隨時能夠，種米必須在一定時期。

據上引的例，誰也曉得，三樣——衣食住——東西，少不了一樣，並且少了那一樣，是最危險！假使在不是三個人社會，是在千人，萬人，百萬人，千萬人，萬萬人的社會，那麼一時便看不出來了。我現在所要講的危險，就是將要發生，並且已經有了萌芽，倘然我們見得到的人，不先行說破，先行補救，到了那個時候，他的禍害，恐怕比上回的歐洲大戰，殘殺人類，還要利害萬倍。

現在大家多鬧米荒，怕米價的增加。並且還想只要米不出口，米價就可不漲，甚致可回復以前最小的價格。所以全中華的人，差不多都主張禁米出口。唉！「數米而炊」的人，要望官長實行禁米出口，真是夢想！即使官長果能嚴厲實行，但是在這私有制度下面，手裏有些錢財，或有些勢力，誰不想多上加多。吃得飽不算，還要珍貴，吃珍貴的東西，又不算，還要糟蹋。諸位試看，海上的大商家，什麼買辦，掮客，經理，總商會董事等等，每天晚上，豈不是總要在妓院吃幾台的花酒麼！只是吃還不大要緊，還有衣服，非時式的不穿。靠他們活的女人，衣服更加華麗，花邊，珠邊，鑽戒，弄得一天到晚，差不多都為着這些事忙。進出必須汽車。倘然他

新 人

衣食住的產費和贏餘比例不均的危險

們這樣化用，不是從工人的身上刮血汗——資本家；偷米出洋博厚利——米商，如何能夠維持他們的虛榮，支持他們的揮霍！並且有了這種濫吃濫用寄生的人——財主，資本家，地主，房東，就加出了許多寄生活的娼妓優伶，大菜館，汽車夫，叫化子，倒冷飯，等等人。這種人是那裏來的呢？自然是因為田裏的出產，不夠他們的穿，住，並且不夠他們吃，只好到都市裏來，吃省力飯了。

我現在說句公平話，在現在貿易制度，競爭制度，私有制度，分工制度下面，既不因窮人沒有衣，沒有住，禁止衣價增高，屋料或房租的價值增高，並禁止棉花出口，木料出口，衣價和房租；為什麼獨獨要限制米的價格，限制他的自由貿易呢？倘然種米的人，他的收入，除了自吃外，不夠穿不夠住，不滿他的無限欲望，（實則農人連吃都不夠，這層關於地主的存在，參看星期評論五月一號勞動紀念號第九章）他並沒有公所制度的限制，自然可以易業，可以改種桑棉，那麼米的出產，自然要越發減少了。照我的意見，米不應禁止出口，禁止增加，並且禁也白禁，他的危險，將愈禁愈大，這是求益反損。現在惟有組織

農業協社（或稱組合）

生產協社

消費協社

信用協社

建築協社

因... 述五種協社差不多可使生產不致過多過少... 能減少所謂中間人的商人的作惡。物價平了，米的價格也就平了。統計下來，如有餘剩，自然可待價而沽，並且可索高價。倘不照這樣做去，那末將來的危險，或在五年當中爆發也未可知呢？（關於協社組織陶君譯基特著的政治經濟學，說得很詳細，不久可以出版。）

革新宗教的前鋒
 研究的先哲

新佛教

（第四號出版了）

（快些去買呀）

月出二冊

每冊三分

全年七角

總發行所

甯波新佛教社竹林法師

交換廣告及雜誌

甯波新佛教社陳建雷

編輯通信

甯波新佛教社吟

雪

歡迎閱者投稿

新 人

衣食住的產費和贏餘比例不均的危險

新 人

衣食住的產費和贏餘比例不均的危險

五二

中國小說史大綱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編一冊 (二編續出)

定價 三角

張靜廬著

王無爲

周劍雲

王 靖

蔡曉舟

都有極長

詳細的序

文

內 容

目次

第一卷 小說的定義與性質

第一章 小說的名稱

第二章 小說的意義

第三章 小說的性質

第二卷 小說的沿革

第一章 小說的胚胎時期

第二章 小說的演進時期

第三章 小說的發達時期

第三卷 現代小說的思潮

第一章 歐美小說入華史

第二章 現在小說的思潮

第四卷 小說的派別與種類

第一章 小說的派別

第二章 小說的種類

第五卷 (附刊) 傳奇與彈詞略言

(1) 傳奇 (2) 彈詞

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泰東圖書局編譯所編譯(新潮叢書文學系)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十四五號泰東圖書局發行(外埠各大書坊寄售)

婦女裝飾的我見

震漢

(一)

我從娘胎內出來，到現在，雖只有活著二十年；但這二十年中間，留心細察婦女裝飾底變遷，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現在姑且把來談一談：

在清時候，多是纏足，或裝高底，長衣大袖，鑲條狠寬。顏色無非大紅，玫瑰紫，天青——等。頭上載的，手上載的，多是很笨重的東西。現在鄉間，還可以見到這怪象。

後來，足也漸漸地不纏了；粉和胭脂也不搽了。那衣服長短，出手，紐結，鑲宕，不知變了多少；在我們桐鄉僻偏地方，也跟着變更。我還記得：有一時，大家盛行身裏狹小底衣服，和肉體密密地接着。

到了現在，已不知經過多少改革，才有短衣，短褲，身裏也大了，袖口也大了；不過出手很短，手臂，小腿，多露出外面，好像我們學校內底運動衣。裙也變作套裙了，顏色也不取花樣了。那裝飾品：如戒指，手鐲，响飾，也漸漸的淘汰。

我們拿從前來比較：從前纏了足，雖然寬大的衣服穿着，但可免現出那種柔弱的態度；幸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底衣服很寬大，脚也不纏，檢直無拘無束和男子一樣。

(二)

新 人

婦女裝飾的我見

五三

但是雖能這樣說：現在底衣服，比從前改良得多；但是內面仍舊有很束縛地方；如現在女子，因為乳房高，不好看，便把他束縛，使胸部狹小，乳房不發揚，阻礙乎生理，發達也很大。這是一個明例！

現在底衣服，真是「日新月異」；一般女子，大家要學「時髦」，天天考究裝飾，用心思去看別人：怎樣好？怎樣時髦？向父母，或丈夫要了錢，天天上綢緞店，首飾店買來預備出風頭。他們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他底精神，多用在裝飾底「那樣好，那樣時」；好像裝得不時髦，就是不好見人一般。他底身體，完全被衣服裝飾品管着。

因為要時髦，把貴重東西：像寶石，珍珠，金鑽石裝在身上；走到街上，又要用心思，恐怕強盜來搶，扒手來偷，這何異「苦自受」！並且每天底時間，多費在裝飾內面；他們梳個頭，足足都費了二三個鐘頭。富蘭克林說：「時間不值的，生命也不值的。」咳！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被裝飾管着？

(三)

我們再他們考裝飾底用意：這無非要好看，使人家愛。這個好看和愛并不是「美」；因為「美底觀念」基本於快感和不快感。我們看見一個女人，裝得很好看；在心內沒有快感，只有「獸性衝動」。算得美嗎？所以真美是內美，不是外美；那裝得像九妖八怪的，那裏好說美？

在從前樸實社會內，女系制時代；男女多作工，沒有什麼九妖八怪底裝飾發現。到了後來，女子屈伏在男子下面；女子自己不能謀生活獨立，不得不靠男子供給他；由是就漸漸的積非成是，才有纏腳，裝飾，去引誘

男人底獸性衝動，滿足他獸慾底歡樂，因爲一失男子底歡心，便要餓死；所以不得不專心裝飾。我們張開眼睛來一看：那妓女底裝飾，算最考究；因爲要多得幾文的夜度資，故不得利用這方法，使男人見了開心。又要使男人見憐，不得不做輕軟，柔弱樣子。那真真作工底農家婦女，有那一個考究裝飾？他們只從事紡紗，織布底工作。

在富貴人家底婦女，他整日內沒有事件，只要考究裝飾，博得一個富貴男人底喜歡——沒有高潔戀愛，只有獸性滿足——討了他去，就可以吃着不盡。他們不曉得自己是有人格，只會拿色相去騙男人供給他物質的生活；是奴隸行爲，不是人底行爲。

最痛恨的，從前一班女學生，講求一切裝飾，開社會的傲尤，他們讀了幾年書，只做個裝飾家；給社會一個好模範。咳！他門受了什麼教育？還沒有明白自己是人麼？

(四)

現在婦女解放底聲浪，一天比一天高。婦女解放，簡單說來：是要婦女做人。人有權利，義務的，是獨立互助的；所以生活資料，要自己拿工作去換；社會上事體，要共同負擔。所以婦女解放，是加重婦女責任，使他作明白怎樣做人。

婦女解放，不是單把不好底制度，道德棄脫。積極的方面：是要婦女和男人合組社會，共負社會進化底責任；就是要婦女對社會有所供獻。

因爲男子同是社會底分子，那種奴隸性底裝飾，絕對的應該廢止。應該去求真學問，謀獨立生活不應做這不相干無意識的事。

如果仍舊專門考究衣服裝飾；不但時間上沒有求學問，謀生活底功夫，並且不認自己是人，那還有什麼解放的可能呢？

(五)

因爲這樣，所以一面談解放，一面考究裝飾的；他們是講假話。真真切實解放自己要做有人格的婦女，必定不考究求衣服和裝飾；因爲人底衣服，只求保護身體；只要安適，清潔，罷了。我這篇文章，覺得很潦草，脫落的地方也很多，這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一九二〇，五，二十五。

蔡培元序
蔡曉舟著

國語組織法

已

經

出

版

了

泰

東

書

局

發

行

定價四角

衣食住怎樣可以平均呢？

純棣

我們大家都要衣食住，亘古都不變的。上古時代，大家都茹毛飲血，穴居野處，衣樹葉，服獸皮，大家都是同樣的。以後的漸近文明，知道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衣帛者衣帛，食肉者食肉，宮室要求華麗，茅茨土階，已成了過去歷史。階級制度，分限漸嚴，而衣食住，也就有種種區別：衣文錦者與襤者較，食高粱者與食粗糲者較，住華屋者與住蓬華者較，大相懸絕。這是怎樣造成的呢？不是他們衣文錦者食高粱者住華屋者得天獨厚，也不是襤者食粗糲者住蓬華者命該如此。就是那講自尊主義的造成一種資本階級，自遂其私，自肆其慾，所以鬧成這樣的環境。現在說到要衣食住怎樣平均，就要是打破資本階級。人生在社會上要替社會服務，日沒而作，日中而入，日沒而息，不要靠着帝力，不要依人來統治，各守各的範圍，各得相當的衣食住，無貧富，無貴賤，就對了。耕田呀，織布呀，是造我們衣食的本原。樹木呀，土石呀，是建築我們居住的材料。大家若取互助主義，平均勞逸的主義，這衣食住自然會平均。衣食住既平均，社會上就沒有有一個無衣無食無居住的人了。但無論如何，非將資本家產業改造，不能達到這個地步。至改造資本家產業的方法，第一步要先廢金錢；因為人類是能自食其力，自衣其力，自居其力的。我們如果把金錢看重，將力去掉換金錢，那就必受金錢的束縛；受了金錢的束縛，那衣食住不平均的現象，就永不能免；必定廢了金錢，直接用力去換衣食住，然後衣食住的平均目的，才可以達到。再說詳細一點，資本家為什麼能壓迫支配我們呢？就是挾其

金錢勢力，供自尊主義者來造成一種法律，使我們入他的範圍，遂他「金錢勢力」的慾望，我們生存在社會上，那一天不要衣食住，那一人不要衣食住！如何能生活？既要生活；那就必定要衣食住。金錢這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寒了不能當衣着，要住不能把他當房子；根本上絕對和我們的生活權——衣食住——不相關；我們當然不要這金錢。金錢廢了，大家一齊用力來換衣食住，那麼，現在的資本家，就不止不能夠用金錢要挾我們，並且連他自身，也不能以金錢來尋衣食住；非拿自己的力，來掉換衣食住，就要受社會的排擠了。

還有一層：現在的世界，為什麼要戰爭？豈不是靠着衣食住的慾望不足！衣食住何以會不足？是產物天然的缺少麼？不是的；是生產的方法不好麼？也不是的；一句說話完，都是金錢的罪惡。何以說都是金錢的罪惡呢？因為有了金錢，就有了貧富階級，有了貧富的階級，就有許多不做工的富人；自來「一夫不耕歲有飢者，一婦不織，歲有寒者」；既有不做工的富人，那富人的衣食住供給，又照例要求，甚且軼出常例，要有普通人十倍以上的供給，社會上當然要生出生產不足的危機；生產不足，人類挺而走險，於是乎就都用戰爭的手段，來搶劫別人的生產，滿自己的慾望，所以戰爭的原子，仔細分析起來，除了金錢，並沒有別的，如果廢了金錢，使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就可以做到衣食住的平均，並且可以使人類永享和平的幸福了。

通訊

無爲先生：

「吳憎腫通處在勞合路長吉里二三九號」

昨天我買了一本新人第二號，費却幾個鐘頭，把他完全看了一遍，覺得你苦口婆心，好比替垂死底上海，打了一味還魂劑；凡是在上海底人，都應該感謝你。我到上海，還不到一年。在未到上海以前，是在別處過我的學生生活，和熟悉上海社會底人，很少接近，所以一年前我對於上海娼妓底情形，逕直可以說不曉得。既到上海，就天天有許多見聞，由我的感覺介紹給我。唉！人家多說那多見多聞是好底，怎曉得關於這件事底多見多聞，反而引起我狠壞的情感底反響呢？我常常說：『盡傾黃浦水，難洗上海污！』造成這污點的主要原質，就逃不了滿佈全上海底娼妓。所以我對於廢娼底動機，早埋伏在我的意識上面；可是我人微言輕，說出話來，人家還不肯把他和屁比價值；所以我只得不響，閉了口做自己底功夫——消極的。

現在你們有這個宏願，真使我快活得不能拿言理形容！不過你門對於廢娼會底設立，好像還有些不堅決底態度，恐怕能力有限，難收良果；這實在不必，現在既然有動底能力，那麼盡量底動去便了，效果怎樣，做去再說；況且這個問題，除了少數願意墮落底娼妓，和一般非靠娼妓不能營生底寄生虫，以及其他有特別作用底幾個人以外，我想來誰也有良心底贊同。

你們創辦這會底當兒，不曉得也肯容納像我這種無能爲底一流人嗎？ 吳憎腫一九二〇，五，二四。

我還有一點的意思，要貢獻給你，就是：

現在一般娼妓化底女學生，實在也是廢娼運動底障礙物；因為女學生是女界底先覺；社會上也當看作最尊重底女子；他們實在有提高女子人格底責任和機會；所以要說他們能夠不裝出妖艷底樣子來，想取媚於男子，而肯竭力設法打破這種惡風氣，那末我想一定有潛移默化底能力，發見在女界裏面。到那個時候，不治容自然會不誨淫，男子侮弄女子底心思，我想至少也要改去大一半。可憐有許多無恥底女學生，裝得和娼妓一樣，——或許更甚——供給冶遊子——廣義的——底品評或調笑，你想可憐不可憐！唉！這宗人實在是女子解放底障物，宣傳淫風底偉人。若不設法去攻擊他們，恐怕你所說「男女平等的倫理」是永遠不能在上海實現咧。所以我想這類人，也應當在攻擊之列；這也好算是解放運動底一種手段，你以為怎樣？

憎 獲 又 及

無為先生：

「吟雪通處在甯波白衣寺新佛教社」

新人月刊，主張很正大，內容尤很優美。我想介紹朋友們入社做社員，不知道可有具備什麼手續麼？寄來廣告稿，已付第六號登刊了。新人第一期，沒有到。第二期的討論問題，確具苦心，救渡苦惱衆生，出眼前地獄，不是我佛現身說法，誰能做得到呀？佩甚！建雷已代致意。此祝勇猛精進！

哈雪五月二十八日。

吟雪先生：

新人第二期發行「上海淫業問題號」，在我們的意思，是要造成廢娼輿論；不料有些人竟在我們月刊

沒有出版以前，就硬說「上海淫業問題號」是個淫書，現在先生替我們審查一番，認為有益于社會的刊物，我和我的同志，是狠感謝的。

先生願替我們介紹社友，我們當然接受先生的同情。我們社裏沒有具體規約，也沒有入社手續，但對於我們抽象的主張——新人約——刊在創刊號——不發生異議，我們都歡迎他入社。入社以後，對於社裏的義務，聽他自由擔負；就是無力擔負，也不要緊。社裏眼前分兩部：一是月刊部，一是叢書部，將來還成立一個社會服務部。眼前所有的兩部，除月刊已經出版外，叢書也已經着手譯著，大約到了七月底，可以出五本，延到年底，就能出十幾本。

至社裏的經費，眼前可以說是分文沒有，但也可以說是富有萬金。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們社裏的人，既半是貧乏的人，我們又決定不向外邊募集一文錢，就經費上說，當然是分文沒有；但表面的經費，雖然沒有各人的犧牲精神，却可以當得社裏經常費，有了這種經常費，新人社當然不算貧乏了。

新人社的大略情形，就是這樣，如果有人願入，就請先生將他介紹給我們做朋友罷！

新人第一期，前幾天因為各處都尋不出，所以沒寄。現在由代售處將賣剩的退還，隨函寄上一本，請即查收。

最後一句話：祝先生所創造的新佛教，早日實現！

無為一九二〇，六，三。

無為先生：

「沈振通處在浙江嘉興秀州中學」

這次你社裏出的新人第二期，上海淫業問題號，好極好極。我約略看了一遍，對於其中底細，也可明白一些；並且從中得益不少，實在是感激得很。現在借着課餘的時候，寫了一些，與你談談這種事情，諒來你一定喜歡的。

這期特刊，可算爲獨具心裁，也是適應現勢潮流。爲什麼呢？因爲現在世界，是要講『人道主義』底世界；但要講『人道主義』，要以『男女平等』爲標準；要使『男女平等』，是要從『廢娼』着手。上海一帶，要算是全中國娼妓最多的地方，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廢娼』底實地試驗，現在已經由上海開始，工部局爲顧全人道起見，已限制娼妓；工部局裏頭大半是外人，外人尙且如此，我華人豈可置之不顧嗎？聽說你們已經組織廢娼會，專門討論『廢娼』底問題，要極力鼓吹他，提倡他，終期達到無娼而後已。那麼，我華人也可得一線曙光了，你們的責任也大了；所以你們社裏的特刊上海淫業問題號，遂出胎於社會上頭。但是這書，雖不是那市上流行底黑幕小說可比，況且編中各節底記述，使人可悲可憐；而每段底結評，又很爲懇切，實在是足以警醒一般盲迷。但有許多人往往不加細察，見了外表，就生出種種問題來侮辱他，蔑弄他，這真是十二分不澈底了。你給通俗叢刊社的那封信，說得一些都不錯，理應這樣的。

現在我對於你們的『廢娼』運動，仍有些懷疑，所以我以懷疑的態度，來要求你們解釋。至於『廢娼』運動，我是絕對的贊成，不過手續不十分完備，也不免有些缺點。『廢娼』猶如『裁兵』，裁兵而不設施後步辦法，則兵變匪。更將擾亂民間了。廢娼而不謀善後，又如何安插被廢的娼？豈不是廢其名而不廢其實嗎？

沈振先生：

廢娼的具體辦法，我們並不是不會考慮；是因為廢娼輿論，還沒有造成，廢娼的運動，還沒有普遍，所以暫不提出。至於我們的具體辦法，究竟如何，決不是幾句話能夠說完；我現在著手著廢娼論一書預備提出我的意見。這書大約七月底可以出版，等出版了，再寄給你。

你說，有人對於新人第二期，並不問內容，就亂加侮辱；這是很不幸的不幸的事情。我現在不得不將所接受的批評，刊在書上宣布，求解釋的機會。

謝你的熱誠，并祝你康健愉快！

無爲先生鑒：

無爲一九二〇，六，三，

「田志一通訊處在北京兵部窪胡同關帝廟」

來信并新人月刊第二期已經接到了。因着我鬧了有一個月病，所以沒有立刻答覆；真是抱歉的很。先生的雜誌，是專心研究社會切近的問題；不犯這時髦派雜誌的毛病；我是喜歡的很。你想這無爲先生豈不是變作了有爲先生了。可喜可賀！

吾們既着眼社會。所有會會上應該改革的事，應該建設的事，都一一細細批評；多說點辦法。不要犯空泛的毛病，方不負我們改革社會的一番苦心，這社會也才有改革的那一天；若不然，張大旗鼓，大吹，大擂，熱鬧半天，仍舊是風捲雲散，「毫無補於實際」；你想想有什麼益處呢？

沈振一九二〇，六，一，于嘉興

這雜誌既名新人。定非舊頭舊腦的頑固老；一定是有新思想，新頭腦的活潑少年。這有新思想新頭腦的新少年的責任是什麼？這是最要緊的；把這個題目弄清楚後，旁的事情就可迎刃而解了。

新文學現在可說是很風行，但是傳播太快，未見得是新文學的福。新文學死在這快字上也未可知；因着人人對於新文學並沒有懷疑討論，求一個徹底的解決法，不過是有感即應就完了；這不是新文學的前途最傷心的事情麼？我最希望無為先生時常來信討論才好。

我對於這腐敗社會裏的情形，有許多要批評的；不過是因着我不大看書，學識很缺乏，想作一種有系統的文章，是很難的；所以也就不時常拿筆作文。今無為先生既約我作文，我是很感激。我也不會說別的客套；我的病現在還沒除根，等我病好了以後，再作文章，再談論罷！

田志一 一九二〇，六，四

志一先生：

接着回信，很是歡喜；你所說的話，我也有同感。新人第二期，所說的辦法不圓滿，我是知道的；不過這期新人只是廢娼運動的工具，目的只在養成第一步的廢娼輿論；我已經重新著了娼妓論一書，做第二步鼓吹廢娼辦法的工夫，并且要進行廢娼會，使廢娼的辦法，有所附麗；所以第二期的新人雖然沒有廢娼的切實辦法，也不十分要緊了。關於這件事，我所以要分做幾段進行，是因為現在社會還在睡眠，與其喊一聲，費盡了力量，就不如分作幾聲喊，做不停不斷的進行。

新少年的責任是什麼？這句話實在問得好。我個人的意思，以為我們的責任，是為真理社會驅除一難

難字；我們自己不必希望成功，最好更能由我失敗，開條血路，讓來者成功。這答案你說對不對呢？

『新文學傳播太快，未見得是新文學的福。』真是一片危言！不過你所說的「有感即應」是新文學前途最傷心的事，似乎與我的見解不同。我覺得感受影響的官能，不容易發出最初一次的迴聲；「這迴聲就是「應」字」如果「有感即應」那麼所受的「感」必定極深刻；所受的感，能夠深刻，那外來的感，必多少有點可以占據我們感官的理由；這理由我們就認為直理，也不要緊，那麼「有感即應」當然不是十分可傷的事了。但我說這話，並不是抹煞你的意思，我是要改你一句話，說是「無感而應，是新文學前途最傷心的事。」我所以如此說，因為現在新文學的隱憂，不在「有感即應」而在乎對於新文學的應用，還沒了解的人，將他人的感受官能，當做自己的感受官能，他人的「應」當做自己的「應」，只知道該「應」，却不知「應」的理由；你道是不是呢？至新文學本身價值如何，我也有點意見，這意見或者和你相同。我覺得新文學有新文學的用處；這用處比較上是多於舊文學。因為新文學能直接向淺人說深理，並且對現在的社會，能盡寫生的責任；比舊文學只在玄冥幽渺上頭浮沫蕩波的現象，實在切於實用。我眼前各取各長，文言文白話都不偏廢，就是因為新文學雖切於實用，那舊文學也有一部分可取的地方；這一部分可取的地方，雖比較新文學的用處仄些，却也可以補新文學的缺憾。

你說：「……作一種有系統的文章，是很難的。」我看也有可商榷的餘地。我有一種怪想，——其實是合理的——我以為現在中國的社會，只少幾個真能做事的冒失鬼；做文章的人，往往鄭重從事，不肯輕於做

文章；他所以不肯輕易做，沒有別的理由，只是怕「把自己身分失了」「把好好筆墨紙犧牲了」「被人家駁倒了」「自己失敗了」不知要改造社會，別說不能顧着這一點的犧牲，就是再加上其他的種種代價，也還是便宜。我前頭說過的，『我們的責任，是為社會驅除『難』字，我們自己不必希望成功！就再讓一步就：我們怕『難』，並不是怕自己失敗，是怕偏頗的議論，貽毒社會；然而社會是有制裁力的，我們錯了，他自然能夠制裁我們，矯正我們的過失。——如果社會沒有了制裁的力量，那麼這社會也是死的社會，我們除了袖手旁觀，做他們的弔客以外，簡直沒有辦法；又何必鬧什麼改造，鬧什麼文化運動呢？

好朋友！沒有見面的好朋友！我說了半天都不是對你說的話；是我好久沒有發表的意見，借着和你通信發表的；你千萬不要疑我是專對你一個人，所發的牢騷。

話完了！我祝你的身體，早早復原，并望你常常和我通信。

月刊第四期「文化運動批評說」第五期「泰谷兒號」一個是批評現在文化運動的得失，一個是借着印度詩人，來提倡「社會的思想」和「社會的文學」；我極希望你幫我的忙，不知你那時可能夠做文章？

『文化運動批評號』八月一號出版，七月二十齊稿，「泰谷兒號」九月一號出版，八月十五齊稿。

改日再談！

一九二〇，六，七，王無爲

無爲君！

我昨天買了一本新人月刊，內面所說的盡是上海淫業問題。費了三點多鐘，才看完了。書的內容評

斷居多。處處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人，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了。希望你們作發起廢娼運動的健將，我願意立即加入，來和社會的萬惡制度戰鬥！

娼的源頭——所以爲娼的緣故——很多；據新人月刊所說的有四種——

- (1) 由於不平等的經濟組織
- (2) 由於不自由的婚姻制度
- (3) 由於部落式的家庭監獄
- (4) 由於不平等的男女階級

以上所說的不過就一般設想，還有許多各個的特別原因，也不是少；所以我們不欲改造社會則已，要想改造社會，廢娼運動也是不可忽略的；要想廢娼，又非根本解決不可。你們的根本廢娼論，裏幾條，我是很贊成的，我今給他包括在下面：

- (一) 廢娼的定義——有六種
- (二) 廢娼不是驅娼——有三種辦法
- (三) 廢娼須羣衆來廢——有六種辦法
- (四) 廢娼要社會覺悟——有四種辦法
- (五) 全國同時廢娼

(六)廢娼須革新一切組織——有四種組織

以上所說的都是根本的辦法，我是很贊成的；希望大家一塊兒努力做去，一直達到目的地。睡眠社會的人，快醒呵！我們大家來「同舟共濟」呵！

不過我對於廢娼運動，還有點疑問：諸君所談的幾種，都是根本的辦法，我以為還有根本的根本辦法——也許是我過慮——何以呢？凡事有破壞須有建設，諸君所說的，儘管是積極的廢娼，却未曾說到廢娼運動廢了的「娼」受廢娼運動的壓迫，將來會演成甚麼結果。據諸君所調查的「上海」一個地方，就有公私娼一萬餘，台起全國，正不知多出美國幾倍。娼妓既是那麼多，我們忽然地給一個重大的打擊，他們勢必為生命而逃走：因為人數太多了，社會團體裏面不容易收納，他們又勢必從旁的一方面尋個路徑來發展；那時候「娼」雖廢了，難免他們不做出和「娼」一樣罪惡的事體出來：這個雖然是我過慮的，可是仔細一想也是「莫須有」的事，也是社會環境有產出的可能。諸君竟沒談及將廢了的「娼」如何叫他們能夠和社會經濟勢力決鬥；只有「我們的根本廢娼論」裏面的第二第(3)說得有幾句：『廢了娼，娼就到人間去做人，不是使他仍然做娼，沒有「廢到那裏去」的疑問。』這句話固然說得直接痛快，可是仔細想起來，娼妓多半是遊手遊食慣了的，沒有謀生活的本領，一旦叫他做人，他簡直從來沒有知道怎樣去做人——只知道揮發獸慾——又叫他如何去做人呢？他既不能——不知道——去做人，他就難免不做和「娼」同樣罪惡的事出來了。那社會上就是俗話說的「前門驅了一個虎，後門進了一個狼。」這也許是我「杞人憂天」，然而也是應

有的疑問。我以為宜多設公共勞動團體，或其他功用相同的團體，將他們一口吞了進去，或者再不能在社會上有惡的活動，諸君以為如何？還請你門研究一下。

紹先君：

張紹先九，六，六，

我對於設立婦女工藝所，已經提議過，你再看看新人第二期就知道了。此外如尚有救濟法，請你告訴我罷！

王無為九，六，一。

無為兄：

「施崎通訊處——在廣州嶺南大學」

承你寄我新入一本，是很感謝的。至說批評，我却有些不敢。因為我是個學而未成的人……但也很願意隨從諸君子之後，以作那改造的事業。

新人這樣作法很好！因為非取歸納法作文章，不易打動人心。但這次淫業號，又嫌調查方面多些；使讀者易感繁重之苦。最好是四分調查，六分批評；引讀者步步入勝境；我們的文章效力，或者比較的大些。

「根本廢娼論」我以為尚不足以達我們所希望的。從前我作過一篇「妓女問題」登在時事新報到了結論，竟想不出辦法；雖然勉強完了篇，然自問實無補於事實。後來又與幾個朋友辯論，大半說我太理想了；於是過得我不能不實地考察去。考察的結果，真是使我「廢然自失」而他之一方面，更驅我入剛性改造的一途。還有一個教訓；就是知道杜威博士的「個人改造環境」說，恐怕是不中用的。如今看了這「根本廢娼論」也有點杜威味；只那「廢娼須革新一切組組」四條，尚着實些，但是又沒說辦法，則我所得

的結果，仍是『失望』

無爲君！我以為現在最要緊是研究辦法。社會是無處不應改造的。粗略些說，徑直可以不研究他的理，應當移目標在辦法上。由這極不自然的社會，要渡到完全自然社會；應該取什麼手段，較爲經濟，較爲妥當，這是很要緊的；你以我這話爲然嗎？

我對文化的觀察，始終以爲只有『是不是』『當不當』『沒有『東西』『新舊』可說。胡適之一般人，提倡文學革命，是件很好的事。可惜沒有具體的辦法，只是「生吞活剝」那西方文法，終成什麼事體！更可笑羅志希一類人，也就隨幫唱鬧起來，對文學并不精精細細的研究，只說舊的不好，東方的不好，却不知自己所謂新的，也是不好，西方的也未必就好。這樣主張，不能說不有些武斷色彩。我以為他們所以如此，是根本觀察點有些錯誤了。

我以為研究任何種學問，第一，先得去迷信。去迷信的方法，就是根據自然律。例如現在聚訟的宗教問題，一方面以爲毫無價值，一方面以爲價值極高；在這時候，我們就要尋人類間爲什麼有了宗教？今之所謂宗教的，是不是即爲人類所要求的。假若把他擴充到極圓滿；或減得一毫不存，人類間將呈一種什麼現象？一步一步的，找出證明的東西來，這宗教的最終得數，豈不有了嗎？

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者，是不是對自己的主張，都經過這樣的試驗；還是一「道聽塗說」硬以大話欺人呢？我近幾年，只對文學用點工，但是也沒什麼成就，不過不願意迷信人。至於適之那般人的魄力，實在有

些我對中國文章，早就不滿意，想創一種「科學式的文學」至今無成。若比較適之那般人，豈能不討媿嗎？推求其原因，只是自己學問不足罷了。所以如今仍急急的讀書。不敢「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施畸九，六，四，晚，

天牟兄：

你對新人的批評，我極爲歡迎；因爲你所說的「調查太多」和「沒有辦法」都是極切實的話——換一句話說，就是我所要承認的話。不過我雖接受你的批評，也還有可以求諒於你的地方。比如「調查太多」在你看來，誠然是繁重；然而如果沒有如上期尊是的批評，就不利于傳布。你須知道：我們這個特刊，是要遊治子來看的東西。那些在我們認爲可殺而又不忍殺的遊治子，非如此，他們決不來看。他們不來看，他的觀念就不能改變，那麼我們的主張，豈不仍舊不能出學界一步麼？其次辦法問題，我非沒有辦法，是因爲辦法太多寫不完，正另做一本娼妓論來發揮我的意見，你如果能原諒我，那就狠好。

此外你所說的事情，我都以爲然，我願和你一塊兒努力。

無爲九，六，一六，

無爲先生：

「邵光典通訊處在天津北楊村」

這次掛號寄來的新人，須算接到了，謝謝。

我以爲你們這本雜誌——這號——一定要引起了社會上的批評；批評的怎麼樣，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想一定有人批評你。這是我敢說的。

我對於你這號雜說，也有一些兒意見；不過我不樂意在此地說給你——因為我想做篇評論的文章，去登報去——不過我替你們最可惜的，就是很整淨的一本雜誌裏，夾雜著一節很骯髒的廣告——什麼泰東書局發賣風流艷集……——這不能不算『白璧之瑕』了！

先生你說我這是「求全之毀」麼？要知道反對者，或就以此爲口實了，爲說你們的藉口了！我希望先生以後對於廣告這件，也要稍爲注意。因爲這一面與雜誌本身的價值有關係，一面又影響了社會道德哪！先生以爲怎麼樣？

光典先生：

邵光典一九二〇，六，一三，

風流艷集的廣告，不是我發的；我因爲這個，從本期起，並負刊登廣告的責任，務使月刊裏頭，不再見這樣的廣告。

至風流艷集的書，原是詩集，嚴格講起來，固然是不好的東西，但稍寬放些，就也不能說他是誨淫；不過廣告的字面太不好，容易使人誤會罷了。

你批評新人在那裏發表？發表以後，能給我看？
再會！

無爲先生：

無爲九，六，一六。

你教我入新人社，我是非凡願意的；因爲我從前也曾經發起個新人社，後來看見你們已取這個名字了，

我便把他改爲人學社。是但辦人學雜誌的志願，到現在還不能實行，因爲有種種困難的緣故。現在聽見你肯教我趁便船，我豈有拒卻之理！我們的人學叢書，卻已有一二種，已與上海民權出版部結過口頭約了，那是希望你望幫助我們。又你們倘若有關於佛教的文詩，請寄給新佛教發表。我的文詩，後當陸續寄上。關於入社後當做的事，請你告訴我，諸社員面前，請代我介紹介紹。我頂贊美新人的地方，是肯罵新派，肯注意實際問題。所以我願粉骨碎身，爲新人出力。現在一般假新人的行爲，真正難看得很。我受戴季陶一壯皮的氣，到現在還吐不完，所以我立志想專做攻擊假新人的文章，因爲攻擊舊派的，『大有人在』。但是新人裏的詩，我不敢阿譽，請你諒我。我的詩到今日已有一百多首了，所以我請求你給我做個詩的社員。我是留日學生，好像新人裏沒有懂日文的，所以我請求你給我做日文繙譯的社員。我是社會主義者，我是平和的軍國主義者，——是以拿武力來維持平和的意思——所以我請求你給我做個社會主義的和平的軍國主義的社員。你都肯許我麼？講不完，算了罷！臨末希望你時時同我通通信，批評我。九，六，七，陳建雷

建雷先生：

你擔任做日文繙譯員，好極了！我改日替你寄點日文書報，請你把他有價值的書譯出，何如？

平和的軍國主義，我有點懷疑，最大的懷疑點，在「和平必用武力擁護」一句話。

新人四期「文化運動批評號」五期「泰谷兒號」我希望你都用力做文章，使新人能夠維持永久的價值。

現在你所組織的新人社既改了名，我想再將新人月刊社復了新人社原名，你贊成不？
新人叢書現已着手譯著，將未還要你幫忙呢！

吟雪先生，并望寄聲問好。

無爲九，六，一六。

汪大冲先生：

你的信到得大晚，不及排了。你的通訊處在那裏？能告訴我麼？

無爲九，六，二一。

朱祖蔭君：

你前次的信，所討論的問題，總括一句話，是改造社會，應從個人做起。關於這事，伯熙君的主張，與你不同，他以為從個人做起的改造，有許多辦不到的地方；非從社會組織改造做起，便只能造成幾個超人。這超人還未必能生活。比如現在家家制度金錢制度，大家何嘗認他是好制度，但在眼前社會組織沒變更以前，原有的家庭和金錢，我們就決不能夠和他脫離關係。我也是主張從個人做起改造社會的，但對於伯熙君的見解，也不能不容納；不過所容納的限度有限罷了。

再會！你如還有什麼意見，還請你不斷的發表。

無爲九，六，二三。

張紹先君：

「她」字問題，說話可用申明語，作文就也可用申明語。你如能證明作文不能用申明語，我就將你的文字發表。你的住址在那裏，能告訴我麼？

無爲九，六，二三。

附錄

廢娼會籌備事務所通信錄

廢娼會籌備處諸君鑒：

逕啓者：頃閱報，敬悉諸君子設立廢娼會，提倡廢娼，維持人道，慈祥愷悌，欽佩莫名。奈齊民等不預聞社會事者，幾一年許，遵養時晦，足不下樓，未便遽踵。貴會以聆教益。默臆。諸君子鑒當女子大解放時代，遂於廢娼，尤爲注重，抑以娼妓流毒種族，時屆人類競爭激烈，更無存在之理由。此等命意，適符齊民等抱定之素志，憶自辛亥改革時，劇憐女子迫於生計，落魄爲娼，日多一日，靡弗有艾，爰於丁巳年，寄跡長沙，著廢娼議，投刊大同日報，極言娼妓爲害，較烈鴉片。戊午年又著改造社會論二萬餘言，寄登漢口新聞報，仍以娼妓爲消滅之必要，贊成者其麗不億。原齊民等之所謂廢者，非積極的意義，乃消極的主義，良以吾國社會與德美迥異，娼妓之能力，又遠遜德美之娼妓，故採用救濟之法，屬於廢除之中，俾已爲娼者，脫離火坑，未爲娼者，杜絕來源。種種辦法，皆因時制宜，且推行盡利，既可造娼妓之人格，又可除孽子海之魔障，足徵生平轍環各地之閱歷，大類閉門造車，求售市人，於是己未孟春，相約來源，組立社會改良會籌備處，議將娼妓問題，提前誠辦，並宣布辦法六條，經登新申報章，旋蒙盧護軍使贊許，正在進行，杳其黑幕，詎因外交關係，致遭意外摧殘，竟等公長身陷無辜，遂告停頓，良深浩歎。但齊民等經耗十數年之心血，方悉各地娼妓之情形，詎甘始而奮然，終而漠然。

新 人

廢娼會籌備事務所通信錄

耶？今諸君子關懷世道，力行廢娼，遐邇傳聞，靡弗崇拜，特恐強迫而行，反致無益有損。據齊民等所見，法宜先施救濟，後漸廢除，否則如進德幸福兩會之主張，不得工部局同意，亦恐未易着手。即或嘗試偶效，亦奚啻曲防政策，移害隣封。齊民等不揣冒昧，敢貢芻蕘，商請諸君子，邀同各慈善團體，陳請公廨，轉知工部局，准予施行。或者一年以內，可化盡種色雉妓之現象，十年以內，可掃絕娼妓之足跡。事屬娼妓生死關頭，社會利害，特此函達，倘荷不棄，再將救濟之詳細辦法，抄錄前來，用備採擇，俾藉抒齊民等之懷抱耳。肅此，敬頌道祺。

李齊民張榮叔黃秉森徐子村孫伯炎謹啓五月二十四日

示悉，同人極盼諸君以辦法見示，乞即寄為禱。

廢娼會籌備事務所謹覆六月十一日

隱吳居士鑒，惠教甚感，唯未示知真姓名及通信處，同人不能認為負責任之言論；如能將姓名及通訊處見告，則同人願與君商榷一切也。

廢娼會籌備會謹啓六月十一日

廢娼會諸公鑒：

昨閱報載，諸公發起廢娼會，現在籌備進行，聞之殊深雀躍。中國娼妓之濫觴，原於管子管子子女閭，後世竟以此為藉口，在通商口岸，即不能全行禁止，然亦必設法取締。民國光復以來，道德淪喪，平生不染娼妓者，殆難其人。此種娼妓之障礙，不但為社會之污點，實亦抱金錢主義者之歸宿地。若能全數作廢，則若輩無所謂花酒麻雀膏脂之搜括，自當較往日退步，亦根本上之無形消化也。弟抱杞人憂，二十年前作客武漢，曾條陳當道，雖蒙嘉納，限於時風。光復後更不談天下事，祇於社會慈善事業，偶一及之而已。諸公具此大願力，先

得我心，現在進行手續，諒已完善，鄙人之名可否附於驥尾，抑各口岸辦理分會章程，諒必擬定立案。鄙意娼妓既在法律上有禁止之條，而公署之禁娼妓，似在禁而不禁之列。即有佈告，亦無非官樣文章，或以鄰國爲壑，其辦法祇此而已。若能處處有廢娼會，是公民自行監督，又耳目一新，營淫業者聞之，當必改謀正業。是不但出數十萬娼妓於水火，亦中國之莫大事業；比之林肯之放黑奴，有過之無不及矣。函至後，祈將貴會一切進行手續，或印刷品，郵遞江西安福縣署前，光祿第，歐陽手收，弟或即於邑衍辦後，即赴吉安發起；士大夫聞風興起，將如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何幸如之。

歐陽泗再拜四月十五

歐陽泗君鑒：

惠書敬讀，宏願良佩。同人籌備廢娼會，尙須旬日，方能就緒，廢娼會組織法，容開正式成立會議決再奉上。好在成立會已訂於下月十五開會，爲期亦不甚遠也。廢娼會籌備事務所謹覆六月十一日

海潮音 一 二 三 四 出版 第五 唯識號 預告

世界思潮總匯

人生哲學究竟

上海中華書局總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各佛經流通所
各書報代售處

發行

每册
小洋
二角

新 人

廢娼會籌備事務所通信錄

七七

政治經濟學

蔡子民
梁喬山

張真蓀
戴季陶
覃壽公
先生序

季特 Charles Gide 著
陶樂勤
郭虞裳
譯校

這本政治經濟學，是法儒季特氏所著的，出版到現在，已經十六版了。像英國、美國、荷蘭、意大利、日本等二十餘國，都有他的譯本。這本書的價值，可想而知了。戴季陶先生評他比津村修松所做的好得多。吳稚暉先生評他是最完全最有系統的經濟學。現在經濟科索來有研究的陶君樂勤，譯成中文，費了一年的時間，經了五次的易稿，文字清晰，譯名正確，意思和原文沒有兩樣。蔡子民先生稱他能合「信」「遠」「雅」三個字。吾人要知道社會問題，要知道現在分配方法的那樣情形和他的變化，要知道勞動運動，應該取用那樣的趨向，要知道用什麼方法使社會和國家的繁華，不可不讀這本書。全書四十萬言，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泰東圖書局預告

文化運動調查表

定期及不定期刊物名稱	發行地點	宗旨	特點	有無政治作用	銷路如何 售價若干
書籍印刷品名稱	發行或散 布地點	內容	銷路	定價	價附註
文化運動的團體	所在地	宗旨	組織法	現狀	備考

右表望同志各舉所知在七月十號以前填寄上海孟納拉路富康里四八四本社

新人月刊社謹啟

對日研究的唯一日刊
留日學生的言論機關

救國日報

每日二張 每份二分

社址—上海霞飛路仁和里口

人生最難解決之問題是愛
人生之痛苦與愉快也是愛

紅葉集

就是討論愛的問題

不定期刊物

第一集七月二十日出版

定價二角

著 作 人

王 靖
王 無 爲
張 靜 廬

本刊第四期發行▲

文化運動批評號

定酌時臨價定 版出日一月八

要知道什麼是文化，以及中國近來的文化運動史，請看這

文化運動批評號

新人人月刊社

預告

本刊第五期發行▲

泰谷兒號

出九一 版日 月 定時價 酌臨定

泰谷兒是印度詩人，極重他的文學思想，西占近世，要的全人類的身世，和他特是將他的著作；編為專平最精的著作；編為專不，凡是看這專號。

注意本月刊報資及廣告費自本期起至本卷出全止不再改訂

歡迎轉載

編輯發行者 編輯所 發行所 編輯人 發行人 代理人 印刷者

上海孟納拉路富康里四八四號
 新人月刊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
 泰東圖書局
 上海孟納拉路富康里四八四號
 王無為
 趙南
 上海福州路一二五號
 各大書坊
 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費

全卷十號大洋一元 零售每號一角至三角
 本號售大洋一角 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郵費

本埠	每册一分	每卷十分
本國	每册二分	每卷二十分
日本	每册二分	每卷二十分
歐美各國	每册八分	每卷八十分

廣告刊資

底封面	封面內	底封面內	正文前面	及正文中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三十五元	每期十五元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五期一五〇元	五期一三〇元	五期六十元	五期八十元	五期四十八元
			每期七元	五期二十五元

每大瓶 售洋二元

人造自來血

每小瓶 一元二角

(主 治 概 要)

氣虛血虧 面黃肌瘦 心悸怔忡 寤寐不安 痿瘦弱 多病胃呆滯消 未老髮白 精神萎靡 婦女血虛 小兒體弱 性味甘和 時可服

呼吸香膠

女界寶

此膠為順氣化痰生津止咳 能助肺經呼吸之良藥凡患 氣管炎熱肺萎咳喘哮喘氣 急臥不安枕寒咳痰咳一切 肺病不論新起舊患重症輕 症一經此膠入口立能化痰 為水常服可免肺患
每盒兩元 每打二十元

女子體虛手足痠痛經水不 調赤白帶下痛經難產胎前 產後手足浮腫腰骨痠痛等 症服之能滋陰補虛榮養新 血安胎保產舉子必健誠婦 科之至寶也

每瓶洋一元
每打洋十元

本藥房專運歐美各國 原料藥材承辦軍營醫 院一切醫療用品外科 傷科牙科產科器械刀 件綳帶藥棉化驗器具 照相材料附屬用品牛 痘刀管及冬令應用之 象皮熱水袋煖腳壺熱 水瓶各種魚肝油老牌 牛肉汁并婦女化粧香 品凡香水香皂香油香 蜜雪花粉凍瘡藥等一 應齊備又自製補生治 病各種經驗良藥四時 衛生藥品新鮮牛痘苗 各種花露以備社會上 不時之需并另編衛生 指南一書詳載各藥名 目及功效服法函索即 寄倘荷 各界惠顧無 不推誠相待以表歡迎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謹啟